

第廿二期

活映

涵秋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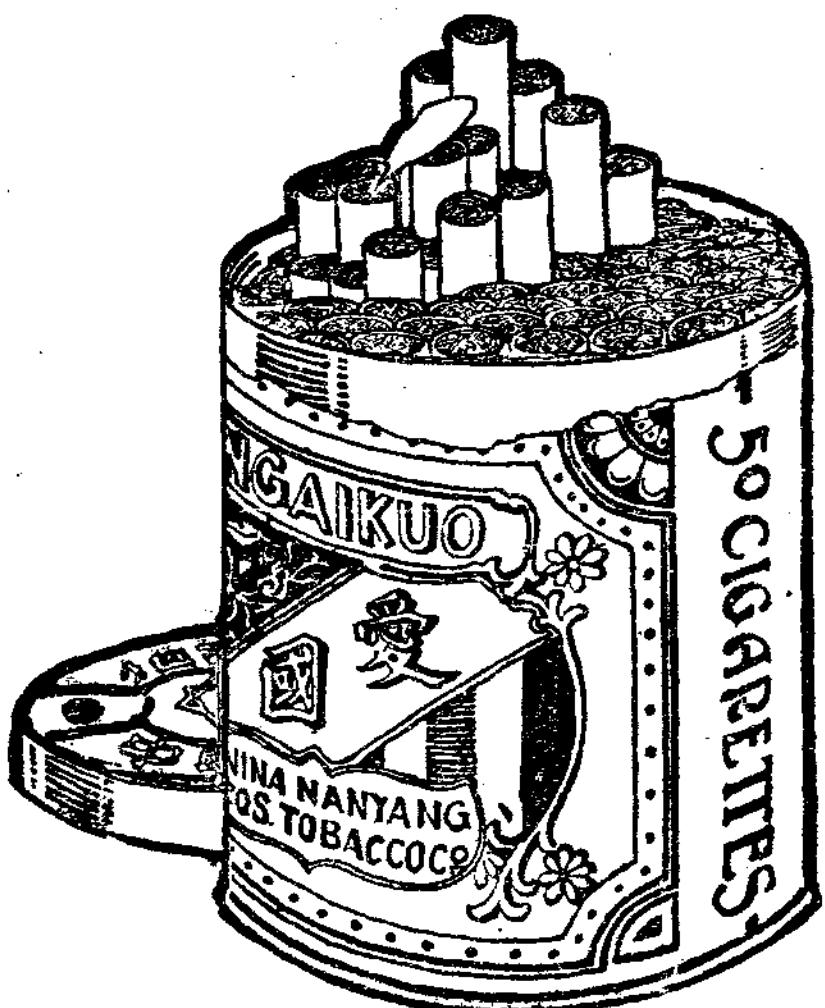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愛國同胞

請吸……

『大愛國』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上海大中華號

英大馬日昇樓東四百念二三號

電話一千五百號

包裝各項電氣工程迅速價廉

各國老牌燈泡 電氣熨斗

經理陳月夫啟

己克特別衆比
便快常非常

快活第廿二號目次

短篇小說

不可思議的姊妹

徐卓呆

不是她的墳

馬二先生

做奴僕的資格

張舍我

明珠重歸記

屏嫵女士

翦刀誤

王袖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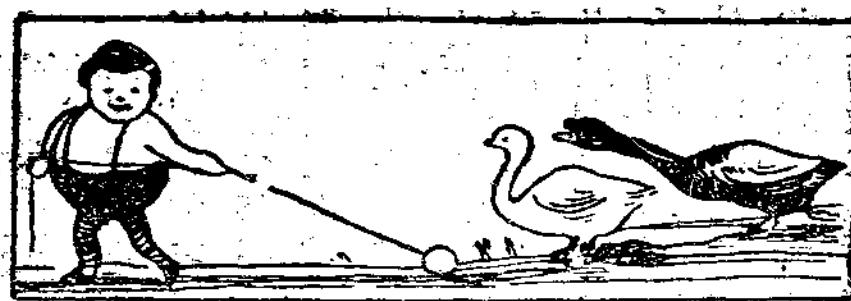
一個弄蛇的叫化子

吳虞公

高頭軍

程瞻廬





- 塔燈影事錄 唐忍菴
- 戀愛的破產 平襟亞
- 一個痛苦的少年 張碧梧
- 意外之蜜月 潛泊明志
- 桃花箋 鄭孟溪
- 伊要出嫁了 鄭孟溪
- 地窟藏妻 雪影樓主
- ◎長篇小說◎
-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何樸齋
- 小哀說情 鄭孟溪
- 燕雁離魂記 李涵秋
- 徐枕亞

目

次

二

■編輯餘瀋

記者

何海鳴先生之偵探小說。讀者多未閱過。近爲本刊『偵探號』特著『留聲機片』一種。徐卓呆先生平時亦不常著偵探小說。本刊『偵探號』中却有兩篇。程小青先生之東方福爾摩斯探案人人愛看。『偵探號』中載『冰人』一篇。又有張冥飛先生之『相片之仇』。馬二先生之『香帕』爲別創一格之偵探小說。餘如張碧梧之『箱中女屍』。趙赤羽之『定期支票』。沈井蛙之『黑手黨』。或記本國奇案。或譯海外名著。趣味均極濃厚。於廿三期悉數刊行。俾快先覩。

廿五期特刊『離婚號』短篇小說有王蘿草之『陌上花飛』。張舍我之『一個月內的六封信』。馬二先生之『畫堂聞歌記』。張枕緣之『一塊肉的反動』。張碧梧之『這是什麼原因呢』。趙赤羽之『時過境遷』。長篇小說則載海上說夢人之『歇浦春夢記』。悲歡離合變化無窮。其趣味實超前刊『新婚號』之上。

本刊徵求『新婦女號』女子作品及作者影片。『武俠號』『家庭號』『女子解放號』短篇



汪頤佛告贈刊

林 俗 倉 台 贈

樹靜葉之中國養氏袁上酒



彰家樹家子公之雲寒及生先住无周爲中圖

■不可思議的姊妹

徐卓呆

世上描寫人生的大概是三種人。畫家俳優。

盈說出下面一段話來

小說家所以這三種人的朋友往往多在這

(二)

三種範圍以內這實在世界各國都差不多。這是五年前的事我剛在美術學校畢業。其那一天我們聚在一室閒談的十餘人也逃不了。這三個範圍以內大家正講那戀愛的話頭談得興高采烈。那畫家詹小峯便笑盈覓各寺院佛像的很多確有人得到幾件極有價值的東西我也很受着這刺戟極願打

不可思議的姊妹

二

算。往。內。地。沒。人。注。意。的。小。寺。院。中。去。搜。尋。些。寶。物。出。來。其。實。我。最。怕。的。是。旅。行。旅。行。中。最。使。我。不。快。的。是。火。車。我。在。火。車。中。總。也。睡。不。着。長。途。旅。行。不。是。身。體。太。疲。乏。麼。其。次。是。旅。館。旅。館。的。不。快。就。是。不。說。明。諸。君。總。也。明。白。了。昨。夜。不。知。什。麼。人。宿。過。的。房。間。昨。夜。不。知。什。麼。人。睡。過。的。被。褥。與。隣。室。又。僅。隔。一。層。薄。板。聽。了。隣。室。的。聲。音。怎。麼。叫。人。能。夠。安。靜。呢。萬。一。睡。不。着。只。得。到。暗。沈。沈。的。街。上。去。散。

散。步。不。熟。的。路。徑。和。那。些。毫。無。生。氣。的。店。鋪。實。在。令。人。難。受。想。到。了。旅。行。的。不。快。就。是。有。一。種。探。索。各。處。佛。像。的。慾。望。燃。燒。着。那。出。發。的。勇。氣。也。遲。鈍。了。後。來。我。到。底。拖。了。一。位。同。學。叫。做。金。雪。江。的。同。去。有。了。一。個。同。伴。旅。行。的。孤。獨。可。以。減。去。幾。分。咧。這。金。雪。江。人。很。正。直。快。活。又。是。愛。女。色。這。些。雖。是。畫。家。的。普。通。性。質。那。金。雪。江。更。是。有。名。的。好。色。家。在。他。就。是。說。「人。生。所。有。的。事。必。須。有。了。女。子。方。有。

意味」也不算過分。這世上有了女子他纔有活在世上的價值。若無女子他連畫也不畫了。我向他一說旅行的事。他起初說一路去看佛像。有什麼趣味真笨極了。我以為這上海是最好的地方。你到街路上去走走便明白。可以瞧見不少美人在內地決計瞧不應了。

到的雪江一味不贊成。我又用了許多方法。

勸他說出種種旅行的樂趣來。又說一路上各處不知有多少趣味。在那裏等候着我們。

我們就在五月某夜由上海乘二等快車出發。打算先到南京然後經過山東再往北京。唎……這些話不獨把雪江說動了心。連我自己心裏也有那希望好運的期待。生將出來。這不論何人都如此。青年時代胸中都有這種期待的。於是雪江居然說那麼且去走一躺。我可一不高興就要回來的。他總算答應了。

(二)

不可思議的姊妹

四

尋訪古代美術等到雪江有興就再往他處。交通不很便利古物較多的地方也還不遲。這時節正是旅客最多的時候車中乘客擁擠不堪坐不着的人都立着塞住車內通路。雪江一進車內先用敏捷的眼光四邊搜覓。一番可以引動他的美女一個也沒有他頓時失望說道乏味乏味總還是不去的好。我聽了有些好笑對他點點頭暗想你已到車中我也不怕你了雪江笑也不笑只是。

皺着眉頭其實我自己不愛旅行的一種心思也漸漸旺盛留在上海天天出來散散步。何等不舒服呢此刻一壁笑雪江一壁看看車中却是沒有可以刺目的色彩實在很無味。這一夜這七八點鐘非乘在車中不可。雙眼睛的視線總要有個安置的地方纔是我們對坐在客車後方左首窗際我向着火車進行的方向雪江反對着我默默凝視前面雪江的臉他天然生成一雙敏活眼睛我

平日往往與他同在街上行走時要曉得前面有什麼女人走來只稍留心他的樣子好了有人替他起個綽號叫磁針無論是何等樣的女性他沒有不敏活感覺的這女人美貌如何年齡如何只要看他的反應好了可憐現在一點沒有可以感應的東西這磁針便沒精打采毫無生氣只聽得火車之聲隆隆他也不語臂肘擋在窗上歪着頭閉着眼竟自睡着於是他的頭反跟隨車兒動搖起來

一聲劇動他忽然睜開眼睛一回兒又閉了又動搖起來他睡得着還是幸福睡不着的我實在難受我就在皮包中取出一瓶代替催眠藥的威司克來一杯一杯徐徐的飲漸漸夜靜更深車中的人不獨雪江一個個都在那裏把頭動搖了未得坐位的也把行李放在通路中坐在上面把頭動搖着我把一小瓶威司克喝完靠着醉也做好夢咧醒來一看火車正在一處兩旁樹木極多的

地方。通過着月色照在上面。宛如一幅天然。畫景。此時恰巧雪江睜開眼來。我就對他說。恨不得畫他一幅雪江。喉間轉了一口氣。也不回答我的話。後來打了一個欠伸。

車到常州。我們下去看看。順便再解了手。回到客車中時。車已出發。常州站下去的客人。不少。方纔塞得滿滿的。此刻空出許多位子。麗雪江的樣子。頓時一變。精神身體都很活潑起來。雪江將要回到原位。立在我面前時。忽然他的身體石人似的不動。我暗想怎麼碰。跟着復位。我二人本相對而坐。所以那女子。

就在我右旁與雪江不過斜對面我這優越的位置。雪江一定羨慕雪江旁邊與美人相對的乃是個六十多歲帶老花眼鏡的老人坐着雪江斜眼看那女子臉上很多嘆美的表情自然我也不息的觀察那女子此人年約二十二衣服一道我本來不懂的總之穿得很時髦很致究指上帶着兩只嵌寶指環他面貌生得很端麗打扮很能在不很費金錢的範圍內去整理雪江把頭湊將過來我曉得他有什麼話了他把嘴湊到我耳

畔說你看如何不是綠色麼我點點頭他又說不知是何等樣人我看是人家人不曉得是未嫁的小姐呢還是已嫁的奶奶我答道我看不對像是女伶的樣子他道那是你輕看了人了一定是有些教育的女子我說品格並不好你看他的打扮總不像是人家人我二人低聲談論那女子一些也不覺得冷冷的臉低着頭目視膝上在那裏深思大概

的女子這種時候旁邊坐了兩個年輕男子。一定有什麼反應來。咧不料這女子竟似乎沒有瞧見我二人淡然的毫無感覺。雪江方纔那種厭倦表情俱已消滅。很有精神的只有向我講話。他的話也不獨要我聽得自然。還要叫那女子聽得咧。所以滑稽的戲言。一五一十向我亂發據他的經驗。凡是用這種戲法。很能引女人的注意。不過今天竟不奏效。那女子依然很冷淡。宛如沒有聽得雪。

江之話。雪江焦急咧。向我耳畔小聲道。倒是個淡淡的女子。我們要設法搭訕纔好啊。說罷。二人就吸起烟來。雪江好像有了題目了。獨語似的說。照例在火車中有婦女在旁就不應該吸烟。說完又打定主意向那女子道。實在對不起得很。這烟恰巧吹到你一面來的。我們忍不住不能不吸了。那女子冷冷的答道。請用便了。這聲音冰也似的。很覺得不高興。差不多說你們也不用多說話。隨便去。

吃什麼好了。雪江好不容易籌畫着的戰策被他一擊打退。只得圓着眼睛對我看。宛如說竟不能侵犯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和他說話麼……本來也不獨雪江想下手就是我。也正欲和他搭話。要想出一個方法來想想。又有些不敢。雪江尙且失敗。叫我那裏還敢妄想呢。二人只是默然對視着不動。

雪江忽叫道。我們去喝些酒。如何。雪江的意思。無非要離着座。可以去商量什麼方法。於是我二人到酒排間中去。本來喝不下。強喝了。些啤酒。商量半晌。仍舊沒有妙法談到沒有結局。雪江就說。閑話少說。不知究竟是何等樣人。我道。不是女伶。或者是一個剛與男子分別的人。所以只是在那裏深思。二人談不出什麼。就回到客車中。只見那女子膝上鋪着一方手巾。正在吃橘子。面孔依然很板不過。他那種吃相實在。不像是一個有教育的女子。竟粗氣極了。然而雪江倒看得很出神。低

聲。說這一雙眼睛大有說不出的妙處。我真喜歡得很。我聽了對雪江搖搖頭。雪江又說不與他搭話。我總也忍不住咧。再看他手巾之下。倒有一張報紙。大約是車站上買的。我就借此機會說對不起。這張報借我一看。如何。我鼓着全身勇氣說了此話。那女子仍是無表情的臉。一語不發。將報授給我。我接過來。看。載着些什麼。一字也沒入眼中。這方法差不多又失敗了。

歇了一回。那女子忽然問我道。這車什麼時候可到南京。他說得很快。口氣也毫不客氣。時一時幾乎聽不清楚。我答道。總在七點半鐘。氣光景。那女子也不道謝。也不答應。依舊那副板板的臉。默然不做聲了。我想此時不下手。等待何時。即道到南京去麼。我們也是打斷咧。但是雖是這一點兒事。雪江已經很。又。南京的不妨。同行他點點頭。也不笑。大有別來擾我的神氣。好不容易可以搭訕了。不料打斷咧。但是雖是這一點兒事。雪江已經很。

着急圓睜眼睛問道他說的什麼實在那女子說得太快他沒聽得可憐這美男子雪江先生聽覺有些不很靈再加又坐不到在美人之旁放他在斜相對的位上真是他的惡運我故意戲弄他說那女子道先生同伴的人真是個美男子雪江怒道胡說雪江那裏有心思肯與我來說笑話呢

火車只管前進我總想再尋一個談話題目一回兒伸手把頭上的小藤包取下來拏出

許多茶食餅乾葡萄乾葡萄酒等來恰巧此時他的橘子已吃完折好手巾默然低着頭我先叫雪江吃自己也吃些餅乾和葡萄乾一壁觀察那女子的態度我方纔看他吃橘子的樣子曉得他腹中已飢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們的食物很能引他注意我二人吃餅乾他裝做不看其實看着我看了出來就拏一匣葡萄乾送到他面前說道嘗一點如何他仍是板板的表情冷冷的白氣

說一聲多謝。但是我看他的神氣確信骨子裏。他的心已動着。我就分些葡萄乾在一張紙上。放在他膝上。說不嫌惡劣。請用一點。我們就很覺光榮。咧。這一次他居然沒有拒絕。的樣子。表情雖不變。他低一低頭。就將右手塞。一粒。入口中。吃完。又吃第二粒。起初一粒。一粒吃還拘束着。後來速度漸快。一粒未嚼。完。一粒。又擎在手中了。這大大的成功。我何等滿足。看看雪江。他也樂極。

我再取一包餅乾。等他葡萄乾將完時。擎過去。說這餅乾如何是馬玉山的。倒還不錯。那女子仍是那副表情。低一低頭。把餅乾也吃得干干淨淨。我更膽大了。將小杯中滿注卜德溫給他道。葡萄酒嘗嘗如何。卜德溫是婦女。都能喝的。這一杯我總當他喝不了的。他還是用那副表情。伸手將杯接去。我與雪江。一齊呆了。他竟連飲二杯。我說何不再喝。一杯。他說一聲夠了。把杯子還給我。仍是冷然。

的態度。俯首不語。雪江湊在我耳上道：倒也有趣。

車到鎮江。雪江在車窗中買了饅頭送給他。

他也吃完。不過他臉上總是沒有表情。不言不笑。任憑我說什麼。他總是點點頭。或搖搖頭。或答應一聲。他的神氣中總含着有別來擾我的樣子。車在山間通過。我與雪江不免看看窗外景色。他還是低頭不做聲。窗外無論什麼景色。都不在他心上。好像有飲的已。

飲完吃的已。吃完無事可做之態。後來他閉着眼睛。大約有些醉意。竟睡着了。雪江說：

到南京我們邀他上館子吃去。

車到南京。雪江探首出窗。呼腳夫進來。把我們兩件行李交給他。又忙將那女子提着的一個大皮包奪過來說。叫腳夫提罷。說時已付與腳夫。那女子既不點頭。又不搖頭。聽憑暫寄一處。一壁向那女子道：我們去吃點心。

罷。他點點頭。三人就在下關徐步去尋一家相當的館子。至於我們三人在何處吃點心。雪江得了這偶然的同伴。如何得意這些事。也無用細述。那女子只是不言不笑。冷冷的表情跟在我們背後。吃過點心。我們說散步。一下他也跟着我們見他笑臉也沒有或者。很不高興。然而看他也沒有不快活的樣子。依然跟着向他說話。他無非點點頭。搖搖頭。答應一聲罷了。我們竟如此一同遊玩到看二人又驚又喜。

下午。雪江對我說。倒也有趣。女子裏頭竟然有這種奇人。實在是我們的幸福。何不勸他加入我們這美術採集團呢。我也贊成此議。雪江老老實實對他說道。我們是往各處去觀覽美術的。現在打算即往濟南。在濟南遊這麼一星期。再回到南京來。你若有暇。何不與我們一同去走一躺。那女子聽了就點點頭。很簡單的答應一聲。雪江就對我臉上看。二人又驚又喜。

這不可思議的三個人就在這一天下午動身赴濟南去。車到了濟南我們下了車就投宿在第一旅館。安排好了行李三個人又徐徐到外面去散步看了兩三處寺院然後同去半途中雪江忽然拉拉我衣角說道看他只管肯跟來雖是臉上毫無表情一定在你我二人中有些意思不知究竟意思屬何人我倒要探一探咧。雪江說時很有自信的樣子。我即答道贊成不知怎樣探法。雪江說那種遊戲要請你在我二人中擇一人只要名

義好了失禮得很算是此人的夫人實實在在是爲簿子上容易落筆起見望你別生氣不曉得可以贊成此議麼那女子仍是無刺激似的答道二人都行雪江一聽更覺自信很得意的說道那麼贊成了多謝如此我們須更進一步我與這友人詹小峯君請你擇定一個要你自己作主的雪江說完又很興奮的等候他重大的回答自然我此時也很聚精會神要聽了他一句話可以定我的幸

與不幸那女子淡然冷冷的用手向我一指口中說一個他字雪江聽了如何失望要請請讀者諸君想像咧他方纔散步間言語舉動何等快活此刻一齊沒有了不但如此在回到旅館的途中竟一語不發面色很憂鬱看他他的神氣也令人可憐旅館中的簿子上自然照方纔所約定的寫法並且旅館中也信以爲眞替雪江另備一房我與那女子合

一房間

(三)

不能與我離開了。

那女子……那女子名叫馥姑……與我這一天一天過去他雖到這步地位仍是冷默默絕無笑意情熱的地方一些也沒有不過倒能從我的慾望總之與我同室而居生活上總是我的情人了可笑男子真沒用我一過幾天心漸漸被他牽引去咧他那肥肥的肉體和皮膚冷冷的表情和言語起初本不覺什麼後來竟成一種說不出的魔力

他莫不是一個賣春女子。然而他竟絲毫沒有這種神氣。他向我譬如什麼物質的要求一次也不會有過。又沒說過要買什麼東西。我不明白他的心。愈覺得像啞謎兒一般。便愈覺得愛不忍釋。我二人這麼的過着日子。最苦的是。然是雪江了。起初二日。他還忍耐着。強作快活。與我們往各處遊玩。在第三天吃朝飯時。他說小峯我再也不願悶悶的在這種地方了。預定在此逗留一星期已經

耐不下。咧若是在此做你們男女二人戀愛的證人。未免太無意思了……我聽了雪江的話。却深悔對不起朋友。於是只好向雪江。老實說明。此刻我與此女已成不可分離的情境了。雪江聽着冷笑道。很好最好永遠的老實說明。此刻我與此女已成不可分離的情境了。雪江聽着冷笑道。很好最好永遠的一起說時。他臉上自然不快。我想不要得罪了朋友。還是動身回到南京去罷。即將此意。勸馥姑不知什麼緣故。馥姑總不答應我無意。在這法只得再住下去。

雪江。奮然說那麼我一人先走他就去收拾行李。但是也不動身如此一轉瞬間一星期已過。馥姑仍是點點頭搖搖頭答應一聲毫無他語。向他多說話時他把眉頭一皺大有別來擾我的神氣。雪江雖怒也無法可施。我屢次說你如厭了儘管先走罷我決不來強留。你他答道現在倒你來勸我先走了我本來早說不願意出門的都是你強把我拖出來。此刻將我留在濟南的旅館中自己和他也不會回答的所以也不提明天早晨他

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胡纏這是什麼道理。我又勸他道別生氣你先回上海如何他憤然道好我回去明天一早就回去但是雪江到了明天還是不走不過吵吵跳跳罷了如此又過了一星期。

某日我們在法華寺遊玩回去時馥姑突然向我說明天我打算回去一躺……說了這一句下面就不說什麼我想問問詳情曉得他也不會回答的所以也不提明天早晨他

起。身。很。早。打。扮。好。了。到。我。枕。畔。來。說。我。今。夜。不。回。來。了。你。來。接。我。麼。我。說。一。定。去。接。你。到底。在。什。麼。地。方。他。就。說。明。白。了。在。南。京。口。口。橋。畔。多。少。號。門。牌。而。去。

一。回。兒。雪。江。趕。到。我。房。中。來。不。見。馥。姑。自。然。要。問。我。就。說。他。已。回。家。雪。江。拍。手。道。小。峯。機。會。不。可。失。快。些。收。拾。行。李。動。身。罷。雪。江。雖。這。麼。說。我。竟。毫。無。此。意。已。經。兩。星。期。多。同。在一。處。度。日。此。刻。斷。不。能。拋。撇。他。就。是。說。萍。水。相。

江。到。我。房。裏。來。說。你。被。他。拋。棄。了。真。有。趣。極。咧。雪。江。此。話。我。雖。以。爲。決。不。會。有。然。而。我。聽。了。却。不。能。不。有。些。担。心。實。在。那。女。子。的。心。我。竟。一。些。也。不。明。白。與。我。同。牀。共。枕。却。沒。有。見。過。他。笑。一。笑。始。終。是。那。冷。淡。不。高。興。的。臉。色。從。他。這。種。態。度。看。來。叫。我。怎。能。確。信。他。到。底。

愛我與否呢。雪江見我猜疑，他便乘間說道：「這一晚和明天一天，我心裏很不安的等候。這種事情多得很，在他也不過是一時的遊戲。自身一切來歷半句也不肯向男子吐實。等到自己有些不高興，便說去去就來。其實把腳底給你看哩！你若不信，何不到南京口橋畔去問問？不是沒有這門牌，定是沒有。這人家明天就去試試如何。雪江只管把我戲弄，我也覺得很難自信了。只好說那麼明天且等一天。他若不來，我們就晚上動身罷。」

這一晚和明天一天，我心裏很不安的等候。這是我的心底裏對他很有好意，然而他竟不回來。於是我就收拾行李，乘夜車回來了。

(四)

過了二年，我又有要事赴安徽去火車一近。南京那二年前的記憶，又在心中蘇醒起來。我實在很愛那默默無言、冷冷沈思的馥姑。與他在濟南時的事情，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幸福幻境，歷歷在我眼前。我那時不過

聽信了雪江之話。當他真的將我拋棄。其實究竟如何。那裏能夠曉得。或者他所說的話。倒是真的也。論不定我此刻竟忍不住想去會他一會咧。

這一次旅行獨自一個誰也不能干涉。我車抵南京正是早晨我就僱馬車入城。照着二年前他所說的地址尋去。心中却半信半疑。不料一尋就尋到我心中反很奇怪咧房屋。不大。我一叩門出來一個五十歲光景的老

婦。一望而知是馥姑的母親。因爲他臉上與馥姑有共同的特徵。衣服不甚齊整。大約是生活很艱難。母親比女兒肥些。年輕時想來一定也極美麗。至今皮膚還覺得很細滑咧。我一問馥姑是否在家。老婦就很驚訝的問找馥姑有何貴幹。說的是一口純粹南京話。與馥姑的能說蘇滬一帶的話是不同了。我就說前年會過一次。今天我路過南京特地過來拜訪老婦。又對我臉上亂瞧了一回。說

你與我女兒是怎樣認識的我就答道是前年在濟南會過老婦又問我姓名我吞吞吐

只是說必定尚在各處旅行明天可以到南京來了

吐說出自己姓名來話猶未了老婦忽然驚喜交集恨不得要將我拖進去說道哎喲如此說來先生就是上海那位畫家快請進來想不到今天突然會來的可憐那女孩子爲了先生是畫油畫的我那女婿是畫中國畫的結婚後就搬在上海去住了老婦說罷又了你真傷心先生馥姑竟盼望了你一個月總說你一定要來接他的他打算試試你的拳出來給我看我那時竟坐立不安咧心頭的心究竟真的愛他不愛他他等一天哭一天的血潮也似的湧上來原來那女子冷冷的

表情裏面竟當真的將我愛着我怎麼不悔呢。我為怎麼不早些來為怎麼怕雪江嘲弄不來探訪呢。

老婦問道先生結了婚沒有我搖頭道還是獨身老婦說原來如此麼倘使馥姑在此又可以陪你去遊遊明故宮莫愁湖等處咧存他也是那麼樣的得來幸福年輕人獨自出門旅行有什麼趣味呢。

是就向他告別老婦急道且慢我叫郁姑出來代替馥姑你帶他去好了這孩子南京一帶的名勝他都熟悉的這是我第二個女兒。我聽着老婦之話驚異得一時說不出什麼。老婦獨斷獨行的向裏面高叫幾聲郁姑就走出一個十九歲光景的瘦長女子來頭髮向左右分着面目很美比馥姑更好老婦對他說道你看你看就是這一位啊你姊姊常說的那上海畫家此刻他獨自一個出來旅

我想只管與老婦談着也沒有什麼意思於

行。你去照料照料罷。這郁姑與姊姊絕然不同。臉上很有快活的色彩。對我凝視了一下。就回答母親道：好的。

他仍是歡歡喜喜。差不多使我樂得心中再也不會想到自己的罪惡咧。

我又與這郁姑從南京旅行到安徽這快活的女子把我送入何等幸福的境遇。我至今想起了還自然的要滿面堆上笑來咧。到了回上海之時我把郁姑送還他母親這活潑美女始終將我包在微笑之中分別時。

曩過河南稠桑鎮見有題壁詩二章哀感頑艷致足動人茲錄於下其一云
八尺屏風畫折枝是誰新寫斷腸詞沈沈碧落渾如夢的是明珠繫所思解
得連環須慧劍抽殘獨繭不成絲蓬萊咫尺無消息絕憶當筵罷舞時其二
雲雪泥鴻爪認依稀邢尹爭妍事已非花月徒歌三婦豔大風吹冷五銖衣
空餘妙手調秦瑟獨抱芳心理玉徵西北驕雲涼似水濃香淺夢總霏微款
署江南顧燕卿顧於前清以知縣宦於秦頗有風雅之譽此詩可見一斑

心吾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五洲大藥房廣告

敝藥房創始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迄今十有六載發行補身治病各種良藥行銷全國及海外久已馳名近年營業日益發達曾於前年特派周孫二君赴歐美各國考察會與英美德法各國名廠二十五家直接訂約敝藥房爲中國總代理店凡各種原料藥材及化粧品醫院醫生紅十字會各大工廠應用藥品器械材料無不俱備並聘請醫藥學名家遵照局方配製各種良藥其中人造自來血一種有補血強身之功最爲著名此外爲海波藥女界寶月月紅助肺呼吸香膠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功效用法均詳衛生指南書中如承函索請附郵票三分即行寄奉並代配醫生方劑無論拉丁文德文日文均可代配並負完全責任又於去年收買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今改名五洲固本皂藥廠廠內完全德國機器布置均合科學方法所出肥皂即依照從前德僑成法加以改良質原純潔重用香料所製粗皂香皂均堅結耐經用久不變香氣常存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愛護實業諸君子惠臨賜教不勝感幸

人美流風

吳宮美人風流祕史

宮禁祕本絕世佳人

漢宮美人風流祕史

人手一卷快活萬分

美人風流・不小佳話・一經道來・盡足

賞心・本局近得宮禁祕本・不下數十種

• 先後刊行 • 以公同好 • 原原本本 • 揭

露真相・別開生面・另有趣情・意到處

心神俱醉。情深處。真個魂銷。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各界諸君・盍速購閱・

漢代美人風流祕史

唐宮美人風流祕史

四真美第中精封
幅像人一國印面

全書四洋實七折元一冊價加購外埠函郵費代通洋十票用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 不是她的墳

馬二先生

陸士秀雖然祇是任着一個中學教員的職務。每月所入並不甚豐。但是他是一個獨身男子。住在校中一室。每月的用費不多。所以他的生活很是裕如。一日晨起。盥漱既畢。用了早餐。看看距授課之時尚有一小時。便吸着一枝紙煙。披閱各種新聞紙。祇見滿幅的政治消息。都是很沉悶晦塞。令人看了格外不快。他想道：「中國果真無望了麼？爲什麼年復一年的祇是這樣紛亂呢？」或者現時政界的晦暗。是由於前二十年的教育不良所致。假使我這理想不錯。時則現在的教育事業應該如何努力。以免日後再食這種。

不是她的責

不。良。的。教。育。的。惡。果。呢。』他。想。到。此。處。他。心。
中。格。外。的。憂。慮。深。了。覺。得。自。己。所。負。的。責。任。
十。分。重。大。彷。彿。不。勝。的。樣。子。便。不。耐。心。看。報。
了。把。報。紙。放。下。祇。是。吸。煙。猛。一。眼。忽。警。見。報。
上。刊。着。一。行。大。字。廣。告。標。題。是。『苟。夢。伯。尋。
女。』他。心。中。不。由。的。嚇。一。跳。想。道。『這。不。
是。星。儀。的。父。親。尋。女。當。然。便。是。她。了。』急。忙。掣。
起。報。來。細。讀。那。段。廣。告。是。

啓者。小女。星。儀。前。夕。偶。因。小。事。與。家。人。
齟。齶。於。昨。早。十。時。竟。自。私。行。出。門。
不知。何。往。當。於。其。臥。室。桌。上。檢。獲。一。函。語。
意。惝。恍。而。多。訣。絕。想。係。年。輕。無。知。一。時。
氣。憤。以。致。出。此。拙。荆。因。此。哭。泣。不。食。待。
此。登。報。伏。祈。各。地。親。友。仁。人。善。士。如。能。
探。悉。或。確。知。小。女。星。儀。蹤。跡。者。請。通。知。
蘇。州。城。內。飲。馬。橋。堍。十。四。號。門。牌。苟。寓。
即。當。酬。謝。十。元。倘。能。將。人。送。到。酬。謝。五。

十元計開星儀現年十九歲身中圓臉天足身着藍白方格單布衫青裙白襪白色帆布橡皮底鞋並無首飾等物他看罷心中頓時紛亂起來知道『星儀必然是因為婚姻問題與她的父親發生衝突了這廣告中所說『偶因小事』的話決不可信決非事實況且星儀的人格品行決非與什麼人私逃她除了與我是精神上戀愛的朋友此外更無別人記得上星期日我到

不是她的壞

四

死。祇能算是殉戀愛的同志。』他想到這裏。不覺的已把死字看做必然之事了。先把抽屜開了。取出平日的日記及未完的著作。檢看了一番。一面檢點着。又看見鐘點已是快要上課了。便呼僕人進來。寫了一張請假條。向教務長處請假。那僕人見他這樣忙亂着。檢點東西。以為他又是要出去旅行了。忙問『陸先生要收拾行李否？』陸士秀也祇搖搖頭。但是他什麼事都預備了之後。忽然又

覺得太無着落似的。因為星儀的生死還未曾證明自己不能便死。並且星儀既然已經出走。又不能寫信向她家中去探問。自己也不便到蘇州向她的父親去訪問。但是既無着手用力的方法。又沒有心緒去授課。不要使校中的人們疑心。躊躇了半晌。祇得推說頭暈。躲在房中靜待。或者星儀有什麼消息。息來。

他心中悽淒惶惶的。等了一天。沒有什消息。

他總覺得星儀果使自尋死路在未死之前似乎總得給他一個信息決不至於無言永別。他這樣想時便認星儀的失蹤尙不會死。心中便又寬慰了許多次日又依然上堂授課了。祇不過這件事時刻在心頭往來不住的研究思索總不能放心。

又過了兩日他忽然在新聞紙上看見一段。

新聞

女學生墮何斃命 蘇州城外距寒山

寺約里許地方之河邊日前發現女屍一具當經該處地保報由檢察廳派員前往相驗驗得該屍面目業已腐爛裝束似是女學生委係墮河身死云云當有蘇城荀姓紳士聞信前來辨認謂該屍衣裝類似其逃女當經准予具結領屍棺殮矣。

他看完呆了想『這分明是星儀了荀姓紳士當然便是星儀的父親了雖然報上未載

名字但是苟姓紳士不多況且恰在這幾日有一女兒又是學生裝束因私逃墮河身死這不是她兀有伊誰呢她竟死了麼她竟無片語隻字與我便死了麼……唉她必然是怕我先得了消息格外悲痛所以不會寫一封信來大約是這個意思了然而我又豈忍見她爲我而死却覲顏獨活呢況且除了她之外世界上大概未必再有她那種襟懷品格的女子了就使才貌比她高十百倍的但

是。皆。與。我。無。關。我。總。不。能。再。有。這。樣。精。神。上。的。良。好。伴。侶。了。她。是。爲。不。能。自。由。而。死。她。可。算。是。殉。自。由。的。一。個。人。我。若。不。能。從。她。而。死。便是負友負自由負精神上的戀愛——他想越不能不死當下又研究應該如何死法服毒呢鎗擊呢蹈海呢投河呢最後的結果是應該死在星儀的墳傍

他主意既定決計於次日往蘇州打聽星儀的墳墓所在當晚又向校中請了假又在房

中寫了二封訣別書。一封是留與校中的同人。一封預備藏在自己的身上。以免傍人誤會。諸事預備既竟。忽然又一個問題湧上心間。是「本校中自己所教的一班學生。已是將要畢業了。距畢業的致試祇有六個星期。了。假使自己死了。豈不使校中一般同事和學生們感受困難。或竟因此致學生們耽誤光陰。尤其有負初心。」想到此處。心中又猶豫起來。再三斟酌。覺得無論如何。決不可因

殉一己的戀愛。便負了多數學生們的希望。放棄自己的責任。不如索性等待辦完畢業之後。再去從星儀於地下不遲。

他的意志決定了之後。便把兩封訣別書都背人焚化了。依然盡心盡力的每日授課也絕不告假了。祇是每星期日必然到蘇州一次。對校中的人們祇說是去看朋友。實在却是訪問星儀的墳墓。所在他去了兩次之後。已是訪着了。知道星儀的墳墓。祇在距葑門

外不多遠的地方以後每到蘇州下了火車便逕奔到墳上跌坐在草地上或是採幾枝鮮花供在墳前他心中還默默地向那墓中的人祝告有時也被幾個鄉下人看見都說他是一個癡子但是一經傳說之後也有那聰明的說『那位上墳的癡子必然是墓中人的情人總算是一個多情的男子』

在蘇州河中有一隻住家船船上除一個三

十多歲的船伙外祇有船主是五十多歲的一對老夫婦以前尚有一個兒子因為三年前不幸墮河死了老夫婦兩人也祇得揮淚認命而已幸虧在十幾年前那船的生意尚不惡稍微有一點積蓄現時却祇靠幾戶舊主客有時偶然賃他們的船用用却也不能多獲利息祇是敷衍生活而已老夫婦既自知命運不過如此也不再有什麼妄想那老太婆沒事時祇是念佛忽然有一天約莫在

上午十二點鐘時從上流浮來一個屍首。船上的老頭兒看見了疾忙同那船伙一同將屍首撈獲却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看她屍首尚似乎有些溫氣便搭進艙裏平放在船板上。老太婆也幫助撫摸那女子吐出許多水來漸漸有些生氣了。又過了兩個鐘點居然甦醒了。老夫婦大喜忙把她移睡在牀上。

到了次日老夫婦向那從河中救起的女子地方做什麼事呢？那女子祇得說：『是該有此難』因問：『你那親戚在上海什麼地方做什麼事呢？』那女子祇得說：『是盤問來歷家世如何墮入河中家住何處。那女子想了一想不肯實說恐怕他們又把她送回家去祇說：『自己姓張父母早亡在校中讀書因欲赴上海投親戚不意在閨門外小輪碼頭失足墮河』那對老夫婦信了同

位姑表親姓陸，在學堂裏當教習，但却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老頭兒說：『若在上海沒有地址，可不容易找啊！也罷，我也姓張。小姐不妨在船中暫住幾時，我託人在上海去打聽那位陸先生的住址，或是寫信叫他來接你。』那位小姐聽了，感謝不盡，便答應了。

住了兩天之後，細察船上的老夫婦，爲人很厚道，大約不致有什麼歹意，心纔落實了。便認在老夫婦名下，做一個義女，每日在船中。沒有什么可做，與能做的事，但却又不便安坐吃飯，少不得想出方子來，叫義父去買些材料來，在船中造花。說這花造成了，也可以賣錢，是一件生利的事。張老夫婦都很高興，依她的話，買了許多材料，看着她造花。

她在船上的生活是如此絕對不知世事，但也有時煩悶了，便叫船伙上岸時，買一份新聞紙來，看看消遣。忽然看見『荀夢伯尋女』的廣告，不由得心中一酸，掉下眼淚來。却連

忙擦了背地微微嘆息了一聲又過了幾日忽然又看見『女學生墮河斃命』的一段新聞又大吃一驚想道『怪事怪事難道同時竟有第二個我況且面目縱然不能辨認了衣服竟然居然一樣豈不可怪』後來又一想女校中的學生們服飾本來都差不多相彷彿面目旣已腐爛或者也許一時不及細察便誤認以爲是我了』想到此處又覺也並不是什麼可怪的事了但是一霎時她又

發了一種奇想是『不管她死的誰我何不到他們認爲是我的墳上去看一看呢』她主意決定之後也不向張老夫婦說明每日空時便託詞上岸遊玩去訪問那荀家小姐的墳墓她訪問了幾次總未訪問着心中很是悶悶

一塊很高的石碑最易辨認。她聽了心中一動問道：「那墳是誰家的？」老太婆笑道：「我却不知道聽說是城裏一個紳士家的。小姐因為掉落河內死的可憐。這位小姐說是已有了人家了。她那沒有過門的姑爺還常來上墳呢。」她忙問：「你怎知是她的姑爺？」你認得他嗎？」那老太婆笑道：「我何嘗認得。但是你想了一個未出門的小姐死了。她的墳上忽然有一位男客來祭弔。她除了。

她的姑爺之外有誰呢？」她聽了倒也覺得理由充足。不覺得對她一笑說：「你的話也不錯。今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明天來看。你那老太婆又叮嚀囑咐說明地址方向而去。她見那老太婆去了。也獨自躊躇回船心。中却把這件事不住的揣測。第一那墓是不是自己的假墓？假定是了。那上墳的男子又是誰？

第二假定那上墳的人是陸士秀。他怎能當

常來上墳來上墳又含有什麼意思呢。

第三假定陸士秀是因思念自己而來上墳。

但他的思念究竟到如何的程度呢。

她反覆推測的決定是且等明日親自到墳

上看了再說。

次日午後她按照前一天那老太婆所說的地址逕向葑門外去尋找遠遠地望見有十數間房子隱映在大樹叢中參差錯落正不知究竟那一處是那老太婆的所在及至走

近了却見那老太婆已是笑嘻嘻的迎了來

說「巧啊我怕小姐你尋不着趕着立在此

處張望喏喏這右邊的房子便是我家那邊

的空地便是那座新墳你看那些樹木多麼

好看啊」她聽了也不答應逕向那邊墳地

上走去祇見綠陰四罩中有一小墳白石碑

碑高可二尺上鐫「元和荀氏室女星儀之

墓」不由心緒紛起便看呆了那老太婆見

她祇是摩娑看碑因問「小姐莫不是你也

認識那碑上的字」祇這一句把她提醒了。想起現在既一嚮是鄉村的姑娘打扮便不能應該認識字因連忙說「我何嘗識字不過看見這白石頭上面刻着鮮紅的字好看罷了一面說着又搭訕着向四處張望却見老太婆用手指着說『喏喏那位上墳的少爺又來了』她舉頭看時果然遠遠地有一個西服少年從林外路上緩緩的向墳地走來。

出形跡連忙說『有人來了我們走罷』便隨着老太婆回到草屋中老太婆忙着烹茶。又說東說西她都沒有心緒傾聽祇隨口答應了幾句坐不一刻便起身出來再向那墳地走去剛剛看見果然是陸士秀坐在碑旁。草地土彷彿參禪入空的一般閉着雙眼滿面現出悲慘不歡的樣子她輕輕地躲向墳傍一顆大樹之後距離士秀所坐的地方不及五尺見他那裏尚有携來鮮花數束供在

墳前止不住心中一動待要上前招呼又恐怕驟然之間未免惹人駭怪祇得勉強捺住此時墳前趺坐的陸士秀和墳傍樹後立着的她都呆寂了

忽然微風一陣她身後又來了一人用手向她的肩頭一拍她不由的一驚回頭看時却是那草屋內的老太婆連忙含笑點頭却又搖手禁止她說話那老太婆雖然不高聲說話却不免噦噦喳喳的議論她無奈祇好抽

身往林外走來那老太婆的聲音更放大了墳前的陸士秀也覺着是有人了便從容的站起又對着那墳長嘆一聲拍拍衣上的土逕自出林向來時的路上回去恰巧却從那

老太婆和她的身傍經過她連忙低了頭那陸士秀却正眼也不會瞧便走過去了在陸士秀的心中當然萬不曾料她尚活着在她

不便。故此祇得低頭避了過去。

※ ※ ※ ※

陸士秀自這日回上海之後屈指計算一星

期後校中的考試已可完竣對於學生們的責任已是完了此後便可隨時死去以尋生平戀愛的伴侶於地下他每日除了校中的事務外其餘一切都等於不聞不見因爲他自知已是將近死路的人了。

在他從蘇州回上海的第二日便接到一封

信是從蘇州來的他想『我現在蘇州並無親友是誰寄來的呢』拆開看時祇見信上寫道

士秀你接到這封信必然很爲駭怪但這是我請你不必駭怪我實是不會死那死的不知是什麼人但我家中却誤認爲我把她葬埋了說是我的墳其實我那墳中葬埋的並不是我我現在住在一隻船上你得信之後速來與我會面

我可以把一切詳細經過面告切盼切盼。

星儀手啓六日燈下

你若今日有事不及來蘇請先覆我

一封信又及

他看完之後心中驚喜非常自語道『哦原來那不是她的墳』又把這封信看了又看筆跡分明一點不差祇是上面並無住址祇說船上究竟是那一隻船是一隻什麼船呢蘇州河中之船豈能一一遍問這如何能去

尋找呢既然無法尋找則寫回信也無法寄遞想了半日忽然想到登報相尋請她再來一信說明地址又想『不妥不妥一經登報豈不被她的家中人看見了麼』他這一日

心中的躊躇不安更較尋死路難過了但是終不曾想出一個方法來又過了一日忽然又接到星儀的第二封信寫道

士秀前日寄信之後等你一日不會見你來也不會接着你回信我很詫異盼

望。一天委實不解後來我想起來了莫不是前天那信上不會寫有詳細的地
址這是我一時心急的遺誤請你原諒。
但我又想你祇管來我也不必告訴你
地址因為我與你會面須瞞着那船上
的人們你乘火車來祇到車站中的酒
排室我必在那裏相候一切面談不多。

贊。星儀手啓八日九時

他看了這封信之後幾乎喜而不寐巴不得

立刻飛到蘇州車站當晚無話不必細表。
次日午間在蘇州火車站酒排室中有一對
少年男女喁喁密談一般旅客看見了都以
爲他們必是一對新婚佳偶却不知他們正是
是那死別重逢的一對戀愛伴侶男的便是
陸士秀女的便是在河中遇救冒稱姓張的
荀星儀他們二人把以前種種情事說明之
後對於婚姻一層當然可以逕行其志無所
障礙他們所研究的祇有下列兩個問題。

(一) 用什麼方法星儀可以回家再見
父母說明原委

(二) 應以何種方法對於搭救星儀的

張老夫婦重重的致謝

天必有盡處盡處外必更有物
與各星球交通後當更與天外之物
交通

各星球交通後地理歷史更看不盡

將地球鑿穿則交通更便

天空之中將來必有樓房連瓦車馬
往來

某甲以銀洋百元存放箱內並於箱面題
內中並無銀洋竊賊幸勿光顧等句適對
鄰有竊賊阿二不問而自取之亦在箱面
題字曰對面阿二勿曾偷請勿多起疑心

文仲

昌燕

○李珊兒

胡雁飛

明末淮揚女子李珊兒遭亂事父母死于兵獨自行乞至蕪湖遇士人某憐而收之士固故家子胸懷浩放饒有才氣賞李慧收爲妻室伉儷頗篤偶教之讀朗上口不一稔居然下筆成文矣詩歌詞賦間亦涉獵蘭心蕙質蓋得天者獨厚也及亂定大疫起士亦罹禍當疾作時自知弗起亟詔李以大義而以葆躬護幼爲重顧李哀甚罔審利害毅然曰君朝亡妾夕死可矣旋亡夫甫安窀穸卽投繯死遺書託孤子近支辭哀指酸讀之泫然雖一死無聊而用情之堅彌可稱矣或有得其遺稿者則斷簡殘篇中以憂時與孤憤之作爲多詩亦有佳句如紅梅云天不教人舒白眼生成故自作紅妝又吹簫云鳳管一聲簾外落不知銷去幾人魂

全書二冊

看偵探小說・看
到這部老虎黨真
是第一部了・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冊・價洋五角

破案 中國福爾摩斯

全書三冊・價洋二元

四馬
紅屋

命案無頭
全書二冊・價洋五角

百件奇案大觀

◎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
◎ 寄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說小探偵
老虎黨
忽而生恨・忽而
稱奇・忽而猜測
不定・忽而恨其
機險・忽而慶其
甦生・忽而羨其
雄武・忽而危其
探險・離離奇奇
•曲曲折折・確
是一部百不讀厭
的好書・

上海界書發行局

六十年
前庫藏祕本

石達開日記發現

指叢輯補潤色

太平天國偉人翼王石達開因國難走蜀誤遭土司截劫見獲於大渡河邊時清駱秉章督蜀獲其囊中日記一冊內容所述頗多關清營軍帥名譽與奏報大不相符恐駭聽聞乃鍵之藩庫祕不示人卽諸家記載所稱與李秀成供狀並傳者也顧以官司之力局庫絕人祇聞其題而未窺其豹好奇者憾焉予前歲旅京偶與青城君酒談君因言有徑可圖喜極欲狂乞求惟不當其意輾轉數年予已南歸居海上青城君竟紹介川商寄予抄本原稿雖殘缺然實海內未經寓目之奇編也擬立付梓因中多魚豕脫簡乃爲訂正補潤之起太平天國八年三月訖十一年二月惟散失之篇則付闕如餘如斷句脫字均意爲修飾俾成完帙洋洋乎大觀也會快活旬刊索登按期錄付他日成書定不讓虎口餘生汴圉溫雜等舊刊矣

■ 做奴僕的資格

張舍我

蔣紫英女士雖在城外大民女子中學校內，哮如雷，碰臺拍桌的斥責兩位老人的昏庸。念書不久就要卒業伊的父母還要採用舊式制度打算替伊攀親所以有一班老嫗來說親時兩位老人家很肯將女兒的年庚八字叫他們拿去和男家的八字排算合乎不

合起初伊沒有知道後來曉得了伊怒得咆原來伊在半年以前遇着一個很英挺的少

年。兩次晤談後便結爲朋友。一個月後已是
很親蜜的了。但這少年無論容貌學識性情
道德雖多在優等一級內可惜只短少了一
個人生最要緊的字而紫英女士所最歡喜
的就是這個短少的字伊起初還不曉得
他的究竟因爲伊是觀察他的外貌而和他
結交的後來明白了便有些不快他約伊出
去游公園觀電影時往往推諉不去原想借
此使他冷心離開伊的不料他竟不明白還

拿他少年時最真摯最熱烈的愛情放在伊
身上往往對他的好友說『紫英真是現在
新女子中所少有的伊是我一生的知己我
若能娶伊爲妻死可以無憾了』但他忽又
覺得現在的生活程度非常之高凡先做女
學生而後做主婦的生活更是奢侈這是普
通的現像不能專怪女學生的虛榮心所以
他將來不能獨責紫英的奢侈但他自己既
是個無貴達階級中的少年便不能不想求

財之道預備。結婚後供伊的使用。他想我是個有精神能力的少年。若離開學校出而問世。每月的進款當然不少。足供我們兩人共同生活的需用。他和伊戀愛最熱烈時。他曾微言向伊求婚。伊並無拒絕或不可的表示。

他因對伊說明此意。說他決不肯使伊後來的。生活感受困難。他願以一身的精神能力。供伊娛樂。土的犧牲。並道：『你若是我的妻子。我便是你的臣僕。凡你思想中所欲。我做。』

的。我沒有不奉命維謹的。』伊聽了。只是微笑。——很神秘的微笑。但他見了。只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感。

伊是表面上仍和他接近。暗裏却漸漸的離開他。因為伊的腦海中已接受了一種新的。感想。舊感想自然要被他驅逐出去了。伊是一個走讀學生。每到早上八點鐘時便提着書包。出門。走到學校裏去。有時遲了些。便坐人力車趕去。如此有二年多了。除了暑假寒假。

和星期假日外伊是天天如此的。但從沒有
人注意過伊此種行動的不料近來一個月
內竟有一個少年天天走過伊的門口過一
回便反顧一回伊適不從門口出來或適不
在門口時他終要把頭回過來向伊的門中。
望去但他既沒自由行路之權須受人的節
制便不能故意遲延或流連一回因為他是
天天坐在一輛最新式的高大膠皮車內的。
他的車夫腳勁很好跑得比尋常的車夫快。

得多他昂昂然坐在車內每天過伊的門口。
時大約也在八點鐘左右所以兩人恰好相
值的次數很多他見伊時總將目光注射在
伊圓圓的臉上伊第一次沒有覺得第二次。
稍微覺着至第三次伊也微微向他一睨明
天伊出門得遲了一些伊到街上時前後都
不見那輛新式膠皮車知道那少年已過了。
又明天伊走到門口時無意中向西一望只
見那輛膠皮車正向東疾奔而來車中少年。

的目光已遠遠地飄到伊的臉上來。伊也似乎有意沒意的從眼睛裏給他一個回音。此後這兩人似各自會悟了。除星期日伊不到學校裏去他的車子也不過伊的門口外差不多天天早上可以相見各發一個心理的無線電報有一天是星期一早上兩人沒有會面。下午五六點鐘時伊偶然在門口小立忽見東面那一輛膠皮車過來伊定睛一瞧車中坐的就是那少年身上穿着鷹白的花

綬做裏的華絲葛夾衫頭上戴着淡青灰的銅盆式呢帽呢帽下現着一個白白的臉兒那一雙炯炯的目光注着伊瞬也不瞬車子將行過伊立處時他竟露着雪白的牙齒向伊微微地笑伊也不禁向他笑了一笑明天

舉動。因為以不相識的男女而欲結爲朋友。這才是第一個成熟時期。他見時期成熟了。便在一天早上。伊也坐人力車時。他將寫就的一封信。輕輕地擲在伊懷裏。

伊將信拆開一看。是他約伊到半淞園裏去晤談。具名處。書着『名正肅』。附來的一張名片中。書着吳鴻卿三字。左面祇印兩字。爲上海。在左角上印着『上海蔚豐銀行』。四個字。伊非常歡喜。暗想我的目光果然不錯。

他決計是個……唉！他定是個……無論如何。總比那個（就是伊第一個情人）要好。上幾十倍。人孰不往高處走呢？蔚豐銀行不要說是在中國地方。是最大的銀行。就是在這東半球算起來。也是最穩當最著名經濟。勢力最大的金融機關。看吳鴻卿那樣的場面。他的月薪。只少要二三百兩銀子。那窮學生。無論如何有才能。怎能得到這種地位。伊想到這裏。便決計和那窮學生斷絕關係。專

從新交際。一方面進行。明天早上見了吳鴻。
鄉時不禁嫣然微笑向他點首。他也舉手行禮。一笑過去了。

到禮拜六的下午。兩人先後到半淞園裏在碧梧軒裏會晤。先自寒暄了一會。繼述各人互相欽慕之意。紫英初呼他爲『密司脫吳』。四十五分鐘後便縮短他的稱呼爲『吳』。

鴻鄉先呼伊『密司蔣』。繼呼伊『紫英女士』。後呼伊『紫君』。最後便直捷了當的叫伊『紫英』了。兩人坐談了一句半鐘才出碧梧軒並肩往各處游覽。一面且說且笑。有一種親蜜的情形。直叫旁的少年男女頓生羨妬之心。暗想這一定是一對新婚的少年夫婦。或者是新換戒指的未婚夫妻。他們也顧盼自豪。雖不自承是未婚夫妻。却自信和未婚夫妻的地位相去不遠了。

兩家裏的房產。每月可收房租四五百元。現在是個有聲有勢的『錢莊小開』。銀行寫字。將來便是『錢莊老班』。賅房產的富翁。

第二次吳鴻卿又約伊到半淞園同游。喁喁情話。如醉如癡。他立向伊求婚。伊初還遲疑。不允。他立誓說。摯誠愛伊。至死不變。伊大爲感動。便應允了。兩人因叫一輛汽車。坐了。往一品香吃夜飯。然後再去看戲。

紫英的父母聽得女兒將嫁一個有錢的女婿。自然也非常歡喜。但鴻卿說他的家庭非常專制。他和紫英訂婚的事。父母竟不答應。定要替他另娶。他死也不肯。紫英叫他耐心。着父母總有回心轉意的一天的。然而情慾的衝動。是人類的常性。何況是少年男女。鴻卿和伊都不能克制肉慾的潛力。兩人便租了一所房屋。秘密結婚。實行共同生活了。

可惜這時的窮學生就是紫英的舊情人。還睡在夢裏寫一封極懇摯極怨尤的信給伊。責問伊爲甚將他棄掉了。他連發的十幾封信爲甚一個字的回音也沒有並說『我願做你的奴僕願做你的BOY難道你不歡喜我這奴僕我這BOY麼』伊見了那封信微微地笑了一笑暗想道誰要你這西崽便將信紙撕作千百片擲在牆角的字籠裏。

紫英的同學誰不知道伊嫁的是一個一錢莊小開『蔚豐銀行裏的寫字』不但有車夫娘姨大姐等許多人服侍伊一人而且還有一個多情的丈夫也自願做伊的奴僕他自承他是伊的BOY伊往往當着衆人呼他道BOY他立即高聲答道YES不知怎樣一個月後伊竟曉得伊的『丈夫』吳鴻卿並不是蔚豐銀行裏的寫字乃是一個西崽每月薪工只有十二塊大洋錢因爲他的父親雖是有錢不肯叫兒子在家裏坐

做奴僕的資格

格也沒有

一〇

吃。但本領既缺少些只好屈他做一個BOY。
橫豎外面人不曉得總算在銀行裏辦事了。
不然十二隻大洋養一個車夫阿二也養不
活呢。但紫英並不懊悔因為他在外做銀行
裏的西崽在家裏做伊的西崽。

有人膽怯畏鬼夜間如聞聲息輒驚懼。
不止幾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屢
向人詢禦鬼之法有某甲固東方生滑
稽之流因謂之曰遇鬼當與之搏戰勝
則我固雄也敗亦不過與鬼等耳只有
便宜決無喫虧以後請勿餒也。

奴僕的代名詞麼。

最可憐的是那個窮學生連得做奴僕的資

楓江

■明珠重歸記

屏媯女士

邑有余生者字文渠年少英邁深於情途遇殘紅落英必拾而瘞之人咸以爲癡生怡然也肄業某中校以勤奮著稱妹曰荔枝芳齡十九讀於師範性婉淑豪放同學多樂與之交惟潔身自好極鄙視男兒避之若浼焉同學常戲謔之曰荔枝如此狷介將效北宮枝有契友曰秦棻爲班中年最稚者朱肌玉

骨冰雪聰明羣集於棻之一身姊事枝枝尤

愛憐之如母出每遇假期輒相遇從間常避

文渠積久漸稔亦無異家人一室談笑矣月餘後文渠與秦棻日趨親蜜枝窺之私心竊

喜謂若吾兄與棻妹者始可謂之配偶此一段好姻緣也吾必有以成之

一日棻入校淚痕界面如擗重憂枝怪而詰之棻曰吾父已字妹於劉姓矣聞某亦讀於文渠兄校中妹殊……言至此牽枝袖大慟

倍極可憐

枝聆之喪然如失半晌始曰事已如此嫁姑勿悲容再圖之耳棻拭淚無語二人悒悒不

樂者竟日

枝歸具以告其兄文渠失聲長嘆頽然兀坐有類入定僧枝曰斯事也默察棻意頗不欲兄將何以處此有所計否文渠慘然曰棻意吾固知之吾蓄此意已久特隱未遽發焉知遲此一著滿盤全輸今木已成舟謀之何濟

劉硯亦有爲少年與吾甚相得。葵嫁彼得其所矣。幸妹爲吾語。葵萬勿固執致貽人口實。

昔日相愛中心不忘足矣。言畢淚珠瑩瑩然。力抑之不使墜枝。至此自悔未早爲阿兄玉。

事吾必以生死爲妹謀之。且彼劉硯者聞諸。阿兄乃一慷慨好義之少年。當更易圖也。葵跪伏枝懷如小鳥之依人狀。至可憫。枝吻而掖之起。

成坐令捷足者先得懊恨萬分。一似己尸。其答枝亦忒多情哉。

自是枝終日沉思籌所以全之道。有頃毅然曰。吾決寓書劉硯告以梗概。勸其讓婚。成人之美。彼若不從吾則處以最後之手段。犧牲一身。以報阿兄。與葵妹可耳。乃磨墨揮毫。

啜泣枝良不忍。拊葵肩曰。吾早喻妹意。此

狂書曰。

劉硯君鑒儂與君素未識面今忽寓書殊嫌突兀然以此事關係至鉅不得不冒昧爲君告尙望原諒君家日前所聘秦氏女郎爲儂最契之同學亦卽儂之兄君最契之同學余文渠之良友也秦葵與儂兄相愛有日已各默認爲眷屬惜未遽求婚致君先得君試思之彼二人聞此耗其慘傷爲何如乎且夫婦和善全在有愛情維繫其間今君得一愛情他屬之女閨房寧有

樂趣耶是在君之自裁耳君如不悟或將發生變端君達人當不欲坐視慘劇之開幕也臨池盼切不盡欲宣耑此敬問文安

余荔枝鞠躬

先是文渠經此不幸百念俱灰情不能自己乃以其所遭撰爲小說標題曰『失戀』載於其校中月刊哀感頑艷悱惻動人同學相議曰此非親歷其境者不能言文渠殆子自道歟而以劉硯追究爲尤甚噫此際之

文渠誠難堪萬狀矣。

劉硯得枝書始恍然文渠所作之『失戀』殆指此也亟復書荔枝大意謂若非女士明白宣露僕此生已無幸福可言於人有益於己無損僕亦何樂不爲現已將內情及尊翰上稟家父母向秦府婉辭謝却并望府上央人剖說免生周折好事當不難諸云云謙謙和藹之氣直透紙背遇文渠復自己意文渠忸怩遜謝不遑幾至下淚硯笑曰君夫人遭

此波折愛情自當益堅行見閨房之好有更甚於畫眉者惟弟子然一身茫無着落對此能無妬煞言畢唏噓熟視文渠面文渠似有所覺誠摯答曰弟事蒙兄成全圖報無由小妹尚非陋質倘不棄葑菲願結絲蘿硯大喜長揖謝曰久欽令妹豪爽只此一書已可想見其爲人辱荷下嫁實有忝高攀歸當倩諸冰人踵府乞聘幸兄爲我先容文渠諾之枝得硯覆書喜溢眉宇奔以告棻棻冁然下

拜滿天愁霧。一日盡消其芳心之愉樂可知也。

文渠見枝厚謝之。并道硯意枝紅雲上翥。囁嚅言曰。此事還望阿兄商諸父母以定行止。

言竟翩然去。蓋已默許之矣。
事聞於二校校長。均極稱善。因往三家解釋。姊爲好人。今乃知姊實自謀耳。言時抿口睨枝而笑。枝佯怒。捏其嫩頰曰。妮子何前憂之甚。而今樂之狂也。今將不汝赦。非阿兄來不釋。棻求饒曰。妹年稚好弄。姑宥其初犯。今而後不敢喋喋矣。

○秋熱

海容

爲之撮合三家。亦各嘉其兒女之所爲。咸無異言。棻歸余。而枝歸劉。結縭有日矣。某日。棻謂枝曰。姊前言必以生死爲媒。謀之初實以

豳風七月。火西流底。空堂暑尚留。
不是三更桐葉響。幾疑今夜未曾秋。

■ 剪刀誤

王袖滄 許一

清宣統元年三月某日江西南昌城內李家巷第四十二號門牌有十九歲女子沈婉姑以剪刀自刺其喉而死一時人言藉藉報紙喧傳莫能得其真相越數年余得此案關係人林子鶴之報告因知其事甚詳亦可歌可泣之小說資料也

剪刀誤

二

聽一二過卽背誦無誤且能了解書中之意。節下纔得到幾許束脩。羊然遠水不能教近。義不二三年居然能作一二百字之小文。殊出伊父意料之外。

一燈慘淡兩鬢蕭疏。漏下十二鼓。猶手持針線。縫紝不已者。婉姑之母也。婉姑睡醒。喚其母曰。夜深矣。盍睡休。母曰。癡妮子。不知生計。父年老性古。執處此溷濁世界。安望得好事。覓多金。汝又無兄弟。誰養吾兩夫婦者。值此荒年米珠而薪桂。爲謀衣食。計吾其以縫紝之艱難。家中米祇支持得。明日一日糧若無。汝母手中針黹接濟。挨到後天三口子均作餓殍矣。汝父天天作牛吼。無絲毫進款。年邊尚覺甘如飴耳。

苦命之婉姑不及十六歲品端學粹之父親
遷舍之而仙去婉姑自父死後家益貧不可
支賴母氏之十指奚足以糊兩口始或一日

一飽其後竟不免斷炊焉鄰有王媼憐其貧
嘗爲之通有無而終慮不可以持久因謂婉
姑之母曰夫人之勤儉亦可謂至矣然百物
不一月婉姑得王媼之介紹爲水澄巷徐姓
之女教師徐爲紹興鉅富田園依水屋第連

姑之母曰夫人之勤儉亦可謂至矣然百物
既昂每日所入不能供一飽枵腹從事烏可
以爲常况夫人年老或可忍耐婉姑娘正在
青年詎可令其受此困苦天下無如吃飯難
歲執卷詣婉姑問字徐宅距婉姑家不足一

字多倘肯爲女童師者每月二三金不難致
余且願爲介紹人母曰唯命毋

里逢星期日歸家省母而婉姑之母得女兒之幫貼纖織十指亦稍獲休息矣。

有林生子鶴者徐夫人之內姪也年十六爲

第五中學之肄業生校舍與徐宅相離甚近常來謁其姑因得與婉姑相見談次甚投契婉姑之學問雖竊得乃父之緒餘然經史而外不過詩文至于各科學則聞所未聞多所求教子鶴愛其慧美亦樂爲指點每日五時

減乘除之術婉姑心領神會子鶴采烈興高久而久之一縷情絲即萌芽於各科之講授

中矣

婉姑自列子鶴門牆朝作教師夕爲學生此連環式之師弟頗有相得互彰之概而不數日間子鶴腰間有葱綠色鮮豔奪目之綺帶披露識者辨爲婉姑之手迹子鶴見姑母時又輒譽婉姑之貞靜聰慧姑母非不喻其意卒以貧富不侔不敢贊同中國婚姻制度之

不。良。大。率。如。此。而。貧。賤。嬌。娃。終。不。得。配。上。流。
夫。婿。其。後。婉。姑。之。不。得。其。死。即。胚。胎。于。此。矣。
婉。姑。在。徐。宅。教。讀。約。半。載。有。餘。與。子。鶴。之。愛。
情。亦。日。高。一。日。子。鶴。雖。不。敢。顯。然。求。婚。然。一。
種。願。作。鴛。鴦。之。意。時。流。露。于。言。語。間。婉。姑。亦。
心。許。之。矣。詎。料。子。鶴。之。姑。父。已。略。有。所。聞。深。
恐。兩。小。無。猜。相。處。日。久。或。有。不。規。則。之。舉。動。
發。生。則。於。己。之。家。庭。名。譽。殊。多。妨。礙。于。是。密。
囑。夫。人。乘。新。秋。涼。爽。帶。二。女。回。母。家。藉。此。將。

婉。姑。辭。退。而。婉。姑。之。厄。連。至。矣。婉。姑。回。家。不。
及。半。月。母。染。秋。痢。一。病。不。起。伶。仃。弱。女。毫。無。
依。靠。家。徒。壁。立。何。以。爲。生。一。日。子。鶴。從。郵。局。
得。一。信。下。署。斜。橋。沈。緘。拆。之。則。婉。姑。書。也。書。
曰。「一。別。數。旬。時。縈。寤。寐。遭。家。不。造。頓。失。壹。
陰。子。然。一。身。形。影。相。弔。哭。泣。之。際。迴。環。自。思。
而。今。而。後。怙。恃。俱。杳。知。愛。我。者。祇。有。吾。哥。敢。
布。區。區。奚。以。教。我。鶴。哥。文。几。沈。燕。稽。類。」子。
鶴。接。此。書。反。覆。顛。倒。讀。可。數。十。遍。淚。亦。數。千。

點卒以家庭之間不能通過無從作復。婉姑秋波望斷雁杳魚沉。于是一寸芳心與灰俱死。

不半載都泗門直街進士第。金府新娶一才貌兼全之夫人。揭巾之後親朋交羨絳脣玉貌無異天仙。伊女子爲誰。卽吾書所紀沈婉姑也。先是婉姑不得子。鶴回書猶擬親至徐府。一探徐夫人口音經王嫗再三勸阻。謂自銜自媒爲士女之醜行。况才貌如小姐何難也。

嫁得如意郎何必效法毛生遺謔。鄉里婉姑以其言合理中止。厥後仍由王嫗撮合訂盟。金氏新郎金殿揚以進士卽用知縣分發江西。聽鼓三年補缺大庾。踢弦乍斷回家再續鸞膠。婉姑以窮苦孤雛一躍而爲現任官太太。其歡喜可知。所憾者殿揚年已不惑面黑多鬚。以視子鶴之傅粉何郎翩翩裘馬未免相形見绌耳。然而婉姑之禍事則猶不止是。

子鶴不報。婉姑書本欲別求良法。疏通家庭之意。見且以爲婉姑新遭母喪。不至遽及婚事。而不料婉姑出嫁。如是其速也。驟聞此信。魂魄喪失。不飲不食者累日。校中疑其病。遣役送之歸。歸家後。坐臥不寧。忽忽若有所失。父母不得其故。多方問之。終不言。一日。憫憫出門。直至都泗門金宅。意欲一見婉姑。詢其何以母服未終。卽行嘉禮。并謝奉書。久不報。之罪。至則。獸環雙鎖。閨無居人。問之。兩旁鄰

居。則答以三四日前挈眷赴章門新任去矣。婉姑隨其夫至章門旅邸。入門。即有一半老徐娘。下階出迎。面削而額聳。目灼灼有光。兩門齒露。唇外啓口。作獰笑。詢諸僕婦。知爲殿揚之大婦。陸氏。婉姑于是知受媒姬驅而兩行悲憤之淚。不覺由眼眶中迸出矣。蓋殿揚本有髮妻。因久不生育。欲購一小妾。媒姬以婉姑進。謂行聘迎娶一切。均須照正室殿揚許之。至其對婉姑言。則固明明繼室也。此時

剪刀誤

八

婉姑方無以對付而陸氏一見新姨入室大哭大罵欲得殿揚而甘心殿揚見勢不佳脫身遠避然醋海之波已瀰漫而不可收拾矣可憐之婉姑在此獅吼聲中度日其苦可想自思身是書香之後受人愚弄低頭作妾已屬無可如何猶復日日擔驚朝朝受氣生而如此不如死休哀哀父母棄我半途使我受此無邊苦惱不情之鶴哥負我宿諾使我入此海底牢籠婉姑婉姑正不知汝前生作何

冤孽今世乃有此惡報也正胡想間陸氏遣一婢至手持剪刀一柄桃紅紙二張曰新年將近夫人囑姨剪紙花數十事以備掛紅窗戶間爲新春生色休得遲誤說畢擲剪及紙于桌上而去婉姑見此情形一面剪花一面垂淚嚴更將半一燈淒然而窗外之風聲雨聲如助佳人之歎息陸氏見婉姑人品在己上一朝得勢則我將無飯地故終視爲眼中釘屢聒于殿揚之前不斥退婉姑終不止

殿揚素伏壺威自不敢生異議而又捨不得
婉姑遷延復遷延心生一計密寄婉姑于同
實田某家而以轉賣爲婢對陸氏田某曰川
人亦聽鼓江西卽寓李家巷第四十二號門
牌者也陸氏見婉姑出門方有喜色凡屬婉
姑之箱籠什物不淮絲毫留臘在公館內如
其人并及其物誠天下之奇妒也未幾藩署

縣牌飭殿揚赴大庾新任於時章江門外滕
王閣前有紅船一艘泊于河岸船上銜旗隨
風飄拂大書特書爲新任大庾縣正堂金旁
有大篷船若干艘行李什物堆積無空隙處
家人幕友紛紛上船殿揚夫婦二人亦各乘
綠呢四轎而至前呼後擁冠蓋紛如送行之
人及河而返旁觀者嘖嘖稱羨咸以爲班生
此行何異登仙惟殿揚子得意之中尙有一
遺憾在則婉姑不及偕行是也舟行數十里
抵樵舍鎮時已薄暮鳴鑼一聲收帆下碇殿

則夕陽西下水波瑩然有飛鳥三四雙出沒波際遠望山色青葱可愛久居城市間塵氛填膺驟睹此景耳目爲之一爽忽有微風吹來輕寒襲人急呼侍婢爲添半臂陸氏取媚丈夫親往後艙檢取殿揚衣箱揭開箱蓋見有新裁汗衫一件不類自己手製正疑訝間提起衫子忽有不解事之剪刀落于艙板之上拾剪反覆細看尋思半嚮恍然大悟當喚殿揚至後艙詢以剪刀何來殿揚見問變色今婉姑已去而剪刀猶在丈夫箱中其爲關

應對支吾陸氏卽大哭大罵謂殿揚負心作事鬼祟婉姑並未轉賣與人不知藏匿何處大抵等吾死後接至任上同享榮華嘵叨數說不知幾千百語蓋陸氏自婉姑去後事事留心見殿揚常赴友人之約或說應酬或推公事恆徹夜不歸平時己不免起疑今見衫內剪刀係自己前歲回杭買自張小泉之物去年臘底囑婉姑剪花留存彼處忘未收回

係未斷無疑。且又有新製汗衫作證，可見嬌藏金屋，私下往來。于是由酸生恨，由恨生悲，大放厥聲，不得休歇。殿揚因耳目衆多，深恐一度傳揚，官聲有礙，多方勸慰，苦苦哀求。陸氏方纔收威，旋因力竭神疲，齁齁睡去。一覺醒來，正四更將盡，萬籟無聲，一片慘白之月光，自窗間射入，助人悽楚。船底水聲汨汨，絕心想嫁，此無情丈夫不如死，休況已又無兒女，有何割捨？不得算計，已定乘婢僕鼾睡。

潛至船尾，縱身一躍，殿揚在睡夢中聞船後撲冬一聲，知有人墜水，急尋陸氏，不獲。趕至船尾，見弓鞋一雙，浮于水面，大叫救人，深恐不及，蹲身引手欲持其足，心忙意亂，立脚不穩，跌入水中，急湍如駛，一逝不回。夫婦雙雙遂共逐水伯波臣而去。

凶報至南昌，婉姑聞之，其哭泣固不待言。事後詢知底蘊，由于剪刀敗露，婉姑深悔送汗衫去時不合，將剪刀誤入其中，以致釀成此

大。禍。遂。亦。手。執。剪。刀。痛。哭。一。番。猛。刺。其。喉。從。
殿。揚。于。地。下。

民。國。四。年。省。長。戚。越。籍。也。子。鶴。之。叔。某。被。招。
爲。省。署。科。員。子。鶴。得。隨。至。江。右。搬。取。婉。姑。之。
柩。歸。葬。于。鑑。湖。之。濱。立。碑。曰。古。越。沈。女。士。燕。
埋。香。處。識。者。謂。子。鶴。此。舉。不。失。爲。有。心。人。云。

○新月

海容

簾捲西風小院門玉階涼動近黃昏蛾眉一
曲橫天半疑是嫦娥指爪痕

○藍詩偶拾

吳東園先生以詩文名海內門人之衆。
比擬隨園據先生云窮一日之力可成
七律百首其敏捷足與溫八義抗衡先
生之詩散見雜誌報章者甚夥惟藍體
少茲見其無題一律云花到春殘分
病便寄真珠慰寂寥心字有香薰菌苔
惜月手書無紙剪芭蕉泊船猶憶吹蕭
揚州廿四橋讀之齒頰生香彌可珍明

一個弄蛇的叫化子

吳虞公

爛皮阿三是一個弄蛇的叫化子。一天正當奔走化得到幾個錢，連肚子也吃不飽。況且隆冬時候天氣冷得利害。他蹲在人家矮簷下，捉蛇的時候，歷盡許多危險。一不小心，遇着之下，對着太陽解開破舊的衣襟，捕捉白蟻。毒蛇被他咬了一口，性命難保。像我這樣可憐的生活，與叫化頭比較起來，真差得遠了。平事跡都是不得意的嘆了一口氣，又想現在做了弄蛇的叫化子，一天到晚，在市鎮上。死了事，他還要來責罰我不論什麼叫化子。

一個弄蛇的叫化子

二

都要聽他的命令不敢違拗我假使做了叫化頭就快活了……那弄蛇叫化子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竟做了叫化頭爛膀阿金癩痢頭阿二歪嘴阿水以及一班窮兇極惡的叫化子都是唯唯諾諾聽他命令替他奔走若有了不服從他的他便舉起長旱煙管對準叫化子的頭上閼閼的亂打……不多幾時便有管理叫化頭的警察局長派了差役到來傳他去把話他只得戰戰兢兢回了警察

局長的話那樣情形竟與叫化子見了叫化頭一般無二他又覺得不舒服起來要想脫離警察局長的管束然而要脫離警長的管束除非自己做了警長……想到這裏竟又不知不覺做了警長即見叫化頭站在面前恭恭敬敬的請安那時他又快活起來了誰知快活了不多幾時又逢縣知事警察局長又是縣知事的下屬他便想做了縣知事定可快活了……心中想着竟又不知不覺做

了縣知事忽然驛使傳來一道公文道尹命他趕緊前來參見他又心想縣知事與道尹的比較竟與叫化子遇着警長警長遇着縣知事相同我做了縣知事仍要聽道尹的命令還有什麼快活於是又想做道尹……不知不覺竟又做了道尹許多縣知事都受他的管轄忽然省長下了一道公文叫他辦理事件限期完畢不得延誤他又懊惱起來心想做了道尹還要受省長的管轄仍舊不能

快活不如做了省長看還有什麼人來奈何我……想到這裏居然變做省長了一班道尹縣知事都來奔走奉承一省的百姓都在權力之下發出命令誰敢不從那時他的心理快活極了以爲天下最尊貴的就是省長不料督軍派了一個代表過來要向省長借銀五萬兩以助軍餉若是不從督軍就要派遺大兵圍攻省長公署省長性命難保此時他又發極起來恨不得立刻變爲督軍……

——一個弄蛇的孵化子

四

不一會竟又不知不覺變爲督軍了亦派一個代表去向省長道尹借錢省長道尹果然不敢違拗如數把銀錢交來而且統領大軍好一派威武氣象忽然邊界有事大總統下了命令封他爲化威將軍立即領兵十萬開到邊界抵禦敵人他接了命令心中狠不舒服又想打起仗來炮火連天性命狠爲危險不如我便做了大總統叫別個督軍去打仗豈不甚妙……想到這裏竟又做了大總統。

於是合天下的官員百姓都聽他的命令此時他的快活已達到極點了有幾個價拍馬屁的政客對他說道大總統的任期不過五年五年以後仍是一個百姓若要永久連任並且世世代代傳與子孫除非做了皇帝他一聽此言又想做皇帝了……不知不覺竟又做了皇帝那時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至尊發政施令都憑着他一個人的意思要什麼便什麼再也沒有一毫不如意的事情了。

一天皇帝陞坐龍廷受諸大臣朝賀已畢一位大臣出班奏道皇帝受命於天應該聽天之意每逢朔正元旦宜行郊天典禮所以皇帝的尊天與百姓的尊敬皇帝一般相同他聽了這話心中又想皇帝的位在世上雖是極高然還不及天的高我做了天纔覺快活

做了天已是至尊無上不料可惡的雲可以遮蔽天天也柰何他不得這樣看來做天不如做雲我就做了雲罷……於是他又做了雲朝出巫山夕歸雲渚遊行自在到處沒有阻擋忽然一陣狂風把雲頭吹散他這時又想做了雲雖然快活還要被狂風吹散我做了風就好了……心中想着就變了風於是吹動浮雲遊行四海狂風過處天地變色又處把天遮沒了半邊他又懊惱起來以爲我是極真得意一天吹到一座高山旁邊高山

把風勢阻住不能前進他又想風勢雖然利害却又撼不動高山可見高山比風還要利害我何不做了高山……意念方畢竟又不知不覺變爲高山了危然而峙挺然而立雖有猛烈的風勢吹來依然兀立不動他便快活起來以爲天下最利害的東西便是高山了不料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長林豐草之中遊行自在有幾處山頭被蛇打了幾個窟窿做高山的倒也無可奈何他又想做了蛇狠

爲自由雖是巍然高山也只好做蛇的巢穴我就做了蛇罷……一剎那間居然變爲蛇了於是遊深林棲巖石渴飲山泉飢餐山菜來來去去一無牽掛他這時又想天下最快活的便是蛇了忽然來了一個捉蛇的叫化子頓生畏懼之心要想逃走也來不及竟被那叫化子捉去了他這時在叫化子的懷裏又想做了叫化子就快活了……哈哈那弄蛇的叫化子想到這裏被胸前一條青小蛇

所擾。瞿然而醒。乃是一夢。看看自己。依舊是個弄蛇的叫化子。

記者曰。此寓言也。幼時習聞之。於以知人心。不足大概。如斯而世事浮雲。正如弄蛇丐之。

一夢耳。大可爲短篇小說材料。常見某君筆記。其事意不甚顯。爰撰此文。以示閱者。

偉人須以天地爲棺材。死後好將地盤

帶去。

死去滋味。當比睡去更好。

文仲

一個弄蛇的叫化子

七

庚申暮春。予旅虎林。一日遊蘇小墓。方徘徊間。忽見有二女子作學生裝。自西冷橋來。止于墓畔。剔蘚讀聯。情致逸然。瞻眺移時。一女自懷出鉛筆。就墓碑有所題。旁女畢相偕珊瑚去。予就所題處觀之。見字絕妙。相類蠅頭竭我目力。則得廿八字句。云西冷橋畔吊荒邱陳迹。當年不復留俠士。美字蓋慕適與宋義士武松墓相對。故有俠士美人云云。婉曼可誦。

雁飛

○三年後
伊已經嫁了我的心也片片屑屑化爲灰塵飛揚到恨海中去。詫異的問着我道「你到底經歷着什麼慘痛投到這淒涼寂滅的境界裏來要曉得到了這裏是彷彿進了西班牙黑獄一般是永遠不能超拔的了」他說著臉上微微的現了一現苦笑。我聽了他一大串嘮叨話兒狠麻煩的不過他也是好意不能不找些話來回答他我便道「我的哀怨痛苦只許我一個人知道也不必公佈給人們去傳作傷心史假使被伊曉得了又要震碎伊的芳心呢」他像已經會悟了我的意思就愀然道「唉娟石無靈不能補平情天缺陷淵逾無邊的恨海裏不知要葬送幾多好青年哪」

徐碧波

■ 高頭軍

程瞻廬

軍隊來了。軍隊來了。白雪也似的軍衣紅皮也似的軍鞋先後後整整齊齊昂起着頸兒仰眨着眼兒口含着黃銅喇叭唱着哦哦的軍歌一種旁若無人兀傲自若的態度委實難繪難描這叫做甚麼軍隊這便叫做高頭軍

高頭軍

高頭兩個字本是蘇州人一種土白蘇州人諱言鵝字只爲鵝字和我字犯着嫌名之諱譬如蘇州人見了一隻鵝只說這是一隻高頭卻不肯說這是一隻鵝要是老老實實的說道這是一隻鵝旁人便要調笑他道這便是足下麼那便吃了口頭的虧了閑話少說

編書的因甚要寫這高頭軍。其間卻寓着許多感慨的意思。一天正是春盡夏來的當兒。在下偶從街上經過。卻見夕陽光裏有這一

隊高頭軍打從橫巷裏擁將出來。轉灣抹角。徑向直街上進行。惹得道上行人都向人家

捱在後面。好在沒有甚麼事在身行路時。多費些時刻也。叫做胖子的褲帶全不打緊。並且可以利用這時刻。對於高頭軍。一番研究工夫。經這筆尖兒。揚這幾揚。怕不又是短篇小說的一種資料。

哦哦哦的軍歌唱得益發熱鬧。行一步唱一聲。而且行路時大搖大擺。掂起着臀部。只在那裏亂晃。後面監押着一個童子。手執着青竹長竿兒。高頭軍走得慢時。竹竿兒便從臀

交通在下。也只索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的。

部上打來。任憑打得急。高頭軍只是緩步輕移。依然很鎮定。很從容。不露甚麼慌亂的模樣。約莫走了十多家門面。有一家洞洞的開着。大門派人在門前迎候。望見高頭軍排隊。而來那人便在當街攔阻。不放高頭軍過去。卻把高頭軍的先鋒隊趕入屋裏。先鋒隊一進了屋子。那後面的軍隊不待驅遣。便一一的進了這大門。舌語道得好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可是這一隊高頭軍郤大不然。在

他門下過。依舊不低頭。非但不低頭。卻把哦歌。身進凱旋門的模樣。在下向着那家門上。望了一望。不禁歎了一口氣。可憐一隊高頭軍口唱得勝歌的當兒。死神已跟蹤進去。分明上了斷頭臺。何曾進那凱旋門。原來那家不是別家。郤是肉店裏的作場。

人家豢養的雞。豬。鵝。鴨。吃得肥了。總不免一刀之厄。可是死便死了。也要有個名目。宰了。

高頭軍

12

猪吃的便是猪肉。宰了鸡，鸭吃的便是鸡肉。肉可是宰了，鹅却不說宰的是鹅，只說宰的是鴨。可憐這一隊高頭軍都做了鴨子的替死鬼，死得不明不白，犧牲了身體一些兒。沒有名目，原來每逢春盡夏來的當兒，隔年的舊鴨宰殺殆盡，當年的新鴨只有個雛形不堪供人大嚼。於是菜館、酒館和那熟肉鋪雞鴨鋪想出一個李代桃僵的方法，卻把六十日的黃鵝替代鴨子來受刀。黃鵝死了，依

舊頂着鴨子的名菜館酒館裏的全鴨燒鴨那裏是全鴨燒鴨分明是全鵝燒鵝熟肉鋪雞鴨鋪裏的醬鴨糟鴨那裏是醬鴨糟鴨分明是醬鵝糟鵝每夜磨刀霍霍不知有多少高頭軍死於非命做那刀頭之鬼生前是黃鵝死後便化做了鴨子到了來朝任憑踏徧了蘇城六門內外郤不聽得有人在那裏吃了鵝肉菜館酒館裏的菜單開列的只有鴨沒有鵝熟肉鋪雞鴨鋪裏的招牌標題的只有

鴨沒有鵝高頭軍。高頭軍我眼見你先先後後。整整齊齊跑進肉店的作場。你尙是鎮定從容。不知死期之將至。我郤替你老大的傷感。你做了鴨子的替死鬼。白白的把性命丟掉了。人家只道死的是鴨子。卻不道死的是你。你可大不值得啊。

過了幾天。有一位朋友請在下去赴宴。主人在席間說道。今天所用的燒鴨預向菜館說明。須用鴨子的正身不用鴨子的替身座上。

今天的燒鴨確是正身的鴨子不是替身的。鴨子又有幾位客人都附和着他的論調道。物到嘴裏便識高低要是替身的鴨子怎有這般的肥美可見舌頭便是眼睛不必驗明正身到了舌頭上自會辨別真假主人聽了當然滿懷歡喜可是驗明正身一句話郤把主人提醒了便道今天的鴨子備承諸君稱讚諒來不是把高頭來替代可是鴨子的正身尙沒有驗明畢竟是鴨子不是鴨子須得

驗一驗頭部才見分曉當下傳喚廚司快把鴨子的頭兒取來喚了良久廚司才慢吞吞的把鴨子的頭兒送上主人舉眼看時那裏是鴨子的頭兒依舊是黃鵝的頭兒不禁大怒道我早說要吃真正的鴨子誰要吃這不堪的東西說時便把這顆黃鵝頭下死勁的向廚司面部上摃來在下瞧在眼裏暗暗的又起了一種傷感高頭軍高頭軍你做了鴨子的替死鬼白白的把性命犧牲了吃在人

家的肚子裏人家不見你的情還要罵你一聲不堪的東西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呆鳥世界無雙的冤桶可憐啊可憐

情之犧牲品爲肉慾

情田無不萎之花

燈影簫聲最足撩撥人之情思

欲求真情感露厥惟洪醉以後
情之懺悔時在晨鐘未動以前
情之最難解脫者爲伊人之笑渦
東浙潮來用意新穎頗合前清考大王

杭州舊學宮有聯云下筆千言正桂子
黃時木樨香候出門一笑看西湖月色

風味

昌燕

碧波

夜臥靜念彷彿此身已死者。
放眼冥觀似此處非我本來所居者。
只要夜夜作夢便算比人多活幾世。
棺材當用玻璃料死後好看平日知交有幾個哀我。
天下似皆我有我遣各君王總統官吏將帥分治者。
請名醫割去腸胃當能免飲食。

對鏡便是分身法。

男女交際進化至回復太古時爲限。
聚天下多情人可成一至大之獨立國。

用化學術化情人小如紅豆常藏之衣袋中。

文
仲

■塔燈影事錄

唐忍菴

山水之勝何處無之然蔓草荒煙懸崖絕壁然漠然等閒視之文獻飄零風流歇絕起衰必待題詠名乃益彰吾鄉驅山昔峙江心儼然門戶滄桑既易遂成勝景鍾靈毓秀代有扶敝匪異人任翳余小子未敢怠焉然而孤聞人桑民擇隱之自比昌黎山以人重譽著塵寰吳梅村作詩紀之讀梅村集者競知海隅一角尙有障帆片影顧生斯長斯者轉茫問八千子弟管社眺萬頃煙波訪楊紫淵之

故居效陶朱公之泛宅烟雲入目山水羅胸觀水無窮看山不厭寓樓在北塘沿蓮河而築每當夏晚清簫吹月綠樹藏蟬水面風生縠紋乍起引吭而歌渾然忘暑雖軸轄相接人語喧闐而萬籟寂時梵鐘警夢禪韻微傳彷彿聞第二泉聲淙淙於春申澗畔也聞嘗論蓉湖風月萬頃堂得天然之勝浮山狎浪落葉飛舟不假裝修自然幽雅惠泉山得古雅之勝名士品題峯巒增色禽鳥知人之樂

泉石得氣之清斷碣殘碑無一不足供遊人之撫摩憑吊但以余所見缺陷猶多木玉京千秋麗質埋骨名區方謂人以山名山因人顯西湖之蘇小虎阜之真娘不能獨美何意土着健忘問無以答私家著述缺而弗詳山靈有知能毋痛哭余有詩曰遊罷莫名其妙石勝一編紀載孰周詳梅邨百筆成詩史錦樹無由弔卞娘山下祠宇櫛比而所謂昭忠祠者巍然中峙山中人娓娓譚清帝南巡有如

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雖舛誤相傳。一若於惠泉山有極大榮寵。某氏竹枝詞曰。瀟瀟堂外碧粼粼。堂上千秋御筆新。品茗竹爐尋舊跡。當年盛事說南巡。烏乎園林沐恩乎。薛荔蒙耻乎。此其間可思也。余有詩曰。極目傷心淚。未乾北山人去草。寒昭忠崇德。憑人說都作揚州。牛自觀多少男兒去。不回英魂祇。許作塵埃劇憐如畫。青山裏偏有胡人躍馬來。近見瀟瀟堂上有財政廳科員任某撰。

聯曰。遊人欲作無雙士。此地當名第一泉。昔人評人詩曰。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謂不知所云。愈言愈遠也。肉食者流附庸。頗雅弄巧。反拙大抵如斯。余復奚獨責於任某。至於龍光塔影石浪鐘聲尤錫山之勝。惜山僧不解事。雖經募建十方。幾欲荒涼終古。吁可悲已。他若梅園小築。有樹萬株。有屋數楹。未足以言名勝也。歲時佳節。惟地藏日誕。

江尖編氓居者數百家出入以渡舟雖如島
鎮實類市廛沿河多陶瓷之肆良辰旣届美
景斯張疊鉢千百儼然成塔貯油燃之光明
大放於是傾城傾巷相偕來觀采烈興高一
時稱盛河干畫舫羅列管弦雜奏珠喉高唱

案相莊之侶而家花野草辨別綦難兩岸拍
掌聲齊道好個水馬車也水馬車者容湖之
特產初以渡舟架白布幔置二三篋椅盪漾
於皇甫墩醬園浜一帶厥後釣心角意踵事
增華用銅蘭干置小圓桌雖不駕轎下駒速
率與馬車埒清秋天氣利市十倍矧值令節
忙若穿梭然塔燈萬盞風過則黯淡無光數
火樹銀花而出慘綠少年挾垂髫女子頗似
叔寶余欲無言時則白波打槳一葉微舸穿
范大夫載西子容與五湖不知者僉謂誰家
年前華盛頓飯店無錫飯店雖未成立遊戲

場。若。新。世。界。光。芒。萬。丈。實。較。茲。佳。也。顧。邑。人。
循。古。成。風。不。期。而。集。猶。憶。余。去。春。遊。虞。山。競。
言。今。夕。邑。廟。觀。燈。余。爲。友。彌。不。得。已。而。偕。往。
則。所。謂。燈。者。紅。紗。作。籠。臘。炬。已。灰。如。入。影。戲。
場。伸。手。莫。辨。五。指。而。虞。人。之。趨。之。者。不。亞。於。
錫。人。之。觀。塔。燈。余。更。回。憶。故。鄉。習。俗。逢。地。藏。
誕。荷。燈。放。彩。照。耀。通。衢。荒。陬。之。區。居。然。不。夜。

低。唱。似。樂。實。苦。阮。籍。猖。狂。因。醉。惹。愁。胥。無。取。
焉。乃。駕。扁。舟。放。乎。中。流。渺。焉。不。自。知。其。所。居。
余。總。角。時。輒。燃。九。思。香。謂。能。廣。結。人。緣。今。日。
之。橐。筆。異。鄉。差。能。受。人。青。眼。倘。卽。九。思。香。之。
千。里。外。作。行。人。之。句。入。梁。溪。訪。鴻。光。之。貲。應。

歷太保墩則歎當年赫奕而今安在偶然興至乘舟登陸藏林入山別具懷抱山中人方慕不夜城之繁華輒怪此數少年胡獨怪僻乃爾舟子亦未嘗不暗啞客之癡也嗟嗟世亂日亟禍機時伏問有桃花源爲避世之方乎爭地爭城政潮若沸問有吳太保其人昌揖讓之風乎衆士謗謗病民肥己問有顧憲戚高攀龍其人以氣節勵天下乎鈞天沉醉衆生聾瞶獨醒胡爲哉返顧江尖燈光漸掩

塔影欲杳人聲未寂舟近畫舫則走馬王孫意興猶豪粉白黛綠列坐如肉屏風強顏承歡寓啼於笑笑容乍斂淚痕旋現乃知此中人亦大可憐彼自命爲醇酒美人者豈足爲樂哉凡此種種皆數年前事今者城郭猶是景物已非萬盞塔燈不復照及皇甫墩弔古之心何能自己爰擊楫而吟曰無計排愁且浪游小金山下盪扁舟蓉湖也有滄桑感不見當年環翠樓適鄉人某來自廬山折金燈

花數枝贈余曰今年山中花盛殆豐稔之兆
曷勿垂竿釣魚臺追嚴陵遺風撫磨刀石湖
關侯故事入臂拗洞探秦皇帝之往跡招桑
刺史之魂而一奠之乎余瞿然曰故鄉亦有
好湖山良辰美景休辜負子言良然余其浩
然歸矣

香爲情彈之導火線
夢中之幻情方是天真
情絲所結之網較蜘蛛爲尤密 碧波

某兒隨其祖父出遊途遇一友另有
友之友一人兒聞祖父叩以言甫友
曰草字蘭生蘭花之蘭先生之生祖
父答以高雅之至並略敍寒暄而別
某兒乃謂其祖父曰彼係我之哥哥
否祖父叱曰孩兒毋得胡說彼爲我
友何能同汝稱弟兄某兒笑答曰彼
甫與祖父言是「先生之孫」豈非
我之哥哥乎 汪砥卿

○一笑緣

趙昌燕

張美玉放學回家經過一百零八號的洋房那二層樓上每有一個天上安琪兒向他一笑日以爲常從此美玉便入了情網美玉的父母屢次要與他定親美玉屢次拒絕並說非一百零八號二層樓上一個姑娘我是終身不娶了他父母准如所請便央了月老去求婚那裏曉得月老回來說道常居二層樓上的那個姑娘是個啞子於是美玉大失所望懊喪不可言狀從此美玉放學回家經過一百零八號只顧低頭直走目不邪視的了。

戀愛的破產

平襟亞

席上。李大塊頭寫一張局票。偏偏要在票角上加上幾個小字。什麼『小老三跟』。衆人看見嚷了起來。說你一向說沒有相知的。不想今天自露馬腳了。那位小老三一定是和你有關係的了。李大塊頭笑着說道我和他不過在友人席上見過一面。看他的態度倒他獨有頭排局來的雁紅笑向李大塊頭道。

十分的天真爛漫面龐也還生得不俗。所以今天一時的興到再去叫他的信人恐怕他不跟來特地注一筆。什麼關係簡實沒有的。咧好在他不久便來。有沒有關係是一見便知的。衆人聽他這樣一說。大家沒有話調侃。

戀愛的破產

二

你們倆有沒有什麼關係誰驗得出來呢。你李大少也好弗必撇清哉黃熟梅子賣什麼青呢說得衆人拍手大笑說妙啊李大塊頭還是招供了罷李大塊頭通紅了臉只不做聲。

有人稱贊他說小老三果然不差妙在天真爛漫絕無堂子習氣看他年雖大一些恐怕倒還是混沌未開的咧。

小老三雖是一個跟局的阿姐他的應酬工夫要比他的倌人翠芳高強得多真是面面遇到足足坐了有三十分鐘才始站起身來。一個個對準小老三打量一回好像眼睛裏放出火來似的小老三並不害羞坐在李大塊頭的背後只是嘻皮笑靨的搭訕着席上頭笑着說道我們一點鐘以後來你在房間

裏嗎。小老三說好極我們總在房間裏待你。我是住在生意上的隨你幾時來便了。說着秋波微微的一轉拉着翠芳盈盈的去了。從此以後李大塊頭常在小老三那邊走動。親熱得形影不離。一天李大塊頭對小老三說我們要好不是尋常的第一要講情愛第二要圖久常我愛着你的是天真爛漫不知你愛着我的是甚麼呢。小老三低着頭含嬌帶笑的說道我愛你的同你愛我的一樣。

得李大塊頭笑了起來說你的話未免太混通罷難道我也同你一樣的天真爛漫嗎。老三撒嬌似的說我勸你不要多說了要好在心裏擺在嘴上成什麼事情呢。李大塊頭因此只得不問了。

一天小老三感冒了風寒生起病來了住在翠芳的房間裏被李大塊頭見了格外的疼惜他真是親事湯藥衣不解帶的鎮日鎮夜斷守着要是人家孝子事親也沒有這樣的。

鄭重他心裏无是想着小老三的病真是自己用情的好機會他好把小老三當做用情的試驗表了

小老三的病很沉重醫生一次連一次的診治李大塊頭替他擔憂萬分急得眼淚都流了下來直到半個月以後病魔漸漸的退避了李大塊頭才始把心裏的一塊石放下小老三對李大塊頭說承你這樣的看待我我不知拿什麼來報你你自從認識了我足有三

個月了我也從沒同你開過一次東亞旅館……李大塊頭接着道你那裏話來我早說的我們重的是一個情字不是一個慾字並且我們是圖長久的不是苟且的你難道忘了我的宗旨嗎小老三聽得低着頭羞人答答的不語

李大塊頭足有十天不到小老三那邊去第十一天的晚上他心裏覺得熱辣辣的兩只

脚再也熬不过去了。他手裏捏着一根黑漆的司的克走到小老三那邊去。誰知走進房間偏偏獨不見他一個人影兒。問問娘姨們。一個也回答不來。有的說看他母親去了。有的說畫錦里買花線去了。有的說阿哥同他到大世界去了。言人人殊。獨有一個小姑娘。

著者曰：上回的事很尋常的而且很多見年紀不過十一二歲。他倒很老實的說：此刻晨光也不早了。小老三他自然到小房子裏去了。你有話還是明天同他講罷……李大

塊頭聽得小房子三個字。心裏好像澆了一杓冷水似的。腦筋裏才始一陣明白起來。把手中的司的克在空裏不住的畫着圈子。可是他嘴裏再也沒有別的話說了。只有連連的應着！嘎！嘎！

的女子那會踏進青樓做他的賣笑生涯。

做妓女的那一個有天真便是有天真的。

女孩子一進青樓也多半要消磨在老撾

的教訓中了便如俗語說的染缸裏面那

有白布呢這位李大塊頭惹得妓女也稱

他天真爛漫來這天真爛漫四個字簡實

是雙料瘟生的代名詞他怎不想想如此

一位很出風頭的漂亮阿姐那會沒有同

人家租小房子在外面呢向他身上去用

情愛那麼真算得天真爛漫到極點了

○情愛（改俗諺） 桐廬

流得淚中淚方爲情上情

愛從情中入哀從情中出

一寸愛情一寸金寸金難

買寸愛情

要知真愛情非從口中言

愛從心上起情向愛邊生

真情不可購可購不真情

愛情結得緊情敵鑽不進

□ 一個痛苦的少年

張碧梧

顧秉南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體質很強壯。精神也很活潑。當他在中學校讀書的時候。對於體育一道很為注意。各種運動都曾用心練習過。打球更是擅長。記得幾年前。他的母校和別一個中學賽球。他充當球門看守。

勝利。所以顧秉南很得師友們的愛戴。稱贊。他是個體魄充足。大有作爲的青年。不料他。自從跳出學生的境界以後。未到三年的工夫。竟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體質日漸脆弱。常常鬧病。一個瘦削的臉膛。顏色灰敗。幾乎失了血色。精神已很爲頹喪。一天到晚總是。

一個痛苦的少年

沒精打采似乎心中抱着非常的憂慮。有人問他。他也不肯說出祇是嘆氣若再追問他方始說道世界萬物惟人最苦我雖是少年但已覺悟人生是最乏味的最苦惱的。他這幾句話雖模糊含混語意却非常洗痛聽了這話的人都料定他的心坎中必滿含着悲痛。但不明白究竟是甚麼悲痛到了後來方纔明白。

本想從中學校畢業即入專門大學然後再出洋去留學等到學成回國獻身到社會上去施展多年養成的學識好做就一番大事業。纔覺不辜負人之一生了他的希望雖這般遠大不料方在中學校畢業他進取的前途已經被人阻塞逼迫他就此止步這阻塞他前途的人正是他的父親原來他父親見他已經畢業就向他說道秉兒如今你已是中學校的畢業生了普通科學都有了門顧秉南本是個有志向上的青年他的志願

經大可乘這年富力強的時候出去做事，賺多。每月賺二三十塊錢，前途也無發展的希望。我不能祇圖近利，不顧將來。父親向來愛託他請他替你謀一個職業，像你如今初次出去做事，雖未必能賺大錢，却也可以長些。我大約也不忍叫我棄掉光明的前程。他父親道你的話雖有理，祇是研究學問全要金錢。扶我們寒士人家那來這許多錢呢？我已是五十歲的人，精力已衰，不能再去掙錢。以後家庭的責任全要你來擔負，若不趁着如今趕快謀個賺錢的所在，儘在學堂裏廝混，終非了局呀！秉南道我家雖是寒素，但所

越。多。若。像。我。現。在。這。一。些。學。問。出。去。做。事。至。

有的家產也還彀一家溫飽。何苦定要我拋荒學業呢？他父親道：「你說這話眼光就未免太短了。你父母雙全，弟妹又各有二人將來喪葬婚嫁諸費，恐怕這一些薄產萬萬不彀。現在若不預先儲集，那時如何得了呢？」再退一步說：「不談將來，祇說現在罷。已有入不敷出的情形，因為一切用度沒有一樣不增。加幾倍就是我吸的這鴉片烟。從前一塊錢一天，儘彀了。如今却非三塊錢不能過癮。你

母親每天也得要二塊錢，單這是鴉片烟一項，每月已非得一百五十元不可。其餘吃穿住，又必須有一百多元。你想家裏的薄產，每月能有這許多利息麼？所以已漸漸用到本錢上去了。俗說坐吃山空，而况我們無山可坐。吃呢？我想起來，真正害怕，幸喜你已畢業，我家就有了一條生財大道。我的心神也安定不少。秉南向來祇願求學，不大過問家事，並不曉得家中有這等情形。此刻聽他

父親說了方始明白着實吃了一驚道像我們七八口的人家每月用一百多元還不算過多祇是父親和母親每月要吸一百幾十元的鴉片烟可真是駭人聞聽了我請問一聲不能減少些麼每月若能減去四分之一已儘彀我求學的用度父親既怕將來不了何不在鴉片烟上節省些讓我求着高深的學問將來做大事賺大錢豈不是很好他父親很會說話聽他兒子這般說就避重就輕

答道秉南你莫說這些獸話了做大事賺大錢全靠着實在的學問不過是全看手段如何罷了你如果有手段縱然不識字也不妨事的我以為你既有了這中學畢業生的招牌再拿出些手段來儘可在社會上活動犯不着化金錢費腦力再苦苦的去用功你不看你的表哥宋佩之麼他僅在高小畢業趁那光復時候不知怎樣鑽營居然混入政界後來又得着保舉如今已是堂堂的候補

知事了。而况你是中學畢業生。祇須你好好做人。用力上進。難道還怕趕不上他麼。秉南聽他父親的話。越說越不對心裏很不耐煩。但又不能直接駁責。他就委婉其詞的辯道。但是佩之是得着光復的機會。那時秩序大亂。容易躡等上進。如今却是講究資格了。沒有高等資格。休想做高等事業。再則中學畢業生。真是車載斗量。不知多少人家未必希望那麼。我又怎能得意呢。據我的意思却有。

兩個計較。在此似尙妥善。但不知父親以爲何如。他父親道。不問他有理無理。你且說出來。聽聽秉南道。我第一個意思是。要勸父親不能久留在家裏。必得出去謀事。因爲父親的年紀還不算老。在前清的時候。也是個候補知府熟人也。還不少。倘能出去託人尋事。一二百元的事情。或者不難尋着他父親聽到了這裏。不讓他再說下去。就截住道。奇了。你不肯出去。反而叫我出去。我已經老朽了。還

館幹甚麼事。縱有幾個有力的熟人也得拜託他們先替你設法。因為你的前途比我遠大呀。你這一個意思我很不贊成。你再將第二個說來。秉南道。父親既不願出去開拓進款的源流就祇好從節省方面着手。每月所吸的鴉片烟酌量減少些。省下些錢來給我。徵學費並非我想倚賴上人。這却是上人應盡的義務。將來我學成之後。賺進大錢。那時再孝順上人好了。他父親聽了這話。雖未開

口。但臉上已露出很不快活的神氣。暨了秉南。一眼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吸鴉片烟已吸了二十多年。如今萬難減少。且我若少吸些。就得鬧病。醫藥之費所必不可少。還鬧得一家不安。所以你這個意思未免太偏執了。秉南見說來說去。都不能打動他父親心中。很為急悶。想再勸說一番。覺已無話可說。就道。父親既不以我的意思為然。依父親便將怎樣。他父親道。依我。你的學業就此停止。

則可以省下些學費二則出去做事不多有少總能賺進幾文那時家裏的用項也可以寬裕些若能再儲集起來我們老夫婦的身後和你弟妹們的婚嫁費就都有了落了這纔是我的好兒子呀秉南你不必三心兩意就依從了爲父的罷秉南心裏十分不願意他祇顧自己安閒不問兒子辛苦這是昭然若揭的事實了他想到這裏心中很覺難受暗想做父母的祇有惟恐兒子不肯上進却無有故意阻止兒子上進的偏偏我的父親福顧吸鴉片烟不惜犧牲兒子的學業斷送多再則這家庭的責任委實重大專靠自己

兒子廣大的前程又僅圖自己在家享福吃吃睡睡無論甚麼不做却把家庭的重任完全推給兒子身上不管兒子有無這種能力像我的父親這樣我不敢下他甚麼批評但他祇顧自己安閒不問兒子辛苦這是昭然若揭的事實了他想到這裏心中很覺難受又想若竟從此中止學業前途的命運雖未可逆知但光明漂亮的色彩必因此暗淡許多再則這家庭的責任委實重大專靠自己

一人担负自然萬分吃力又不覺得中心酸楚眼淚欲流他父親見他這樣明知他心裏不快但並不肯稍爲曲從他仍接着上文說道好在家中這一些產業已足彀我們老夫婦吃鴉片烟穿吃住三項你担负去便了秉南忍着痛悽聲應道但願我有這麼大的財力就是供應父母吃鴉片烟也不算件事他父親道這纔是我的好兒子你存下這個好心定有好報應菩薩祖宗都得來保佑你呢

秉南從學界跳到商界裏在一家大公司中充當一位總文牘月薪是八十元雖不算菲薄事務却很忙碌辦公時間每天六小時在這六小時中簡直不得空閒筆不停揮忙得頭昏眼漲這位經理先生對於文學本不甚通順却偏喜挑剔往往看了秉南的稿件吹毛求疵亂加批評秉南雖不和他計較心中却不免怨忿常常說道爲拿了他八十塊錢不得不受他的冤氣這真是無可奈何無怪

資本主義有人力謀推翻了公司中的同事。他們共有五六十人其中和秉南感情融洽的雖也不少但有些氣量窄狹的見秉南初進公司便有這麼多的錢有幾個任事在十年以外的老伙計還不及他因此就很爲忌妒。

這一氣真非同小可心想我是將本領賣錢何等高尚却無辜被他們毀謗叫我如何忍受得下回想我在學堂裏的時候同學們的人數比現在要多幾倍却從來沒有這些怪現狀見別人高中頭名心中也各有嫉妒的念頭但不過我自家格外用功想爭勝於常在背後議論說他不知借了何人的大力薦給經理再用鄙卑的手段拍經理的馬屁。經理纔這樣優待他還有人在經理面前趁便說他的壞話後來這些事被秉南曉得了。

麼人在學堂時代總還有一點天真還顧全着道德等到一入這萬惡的社會受了腐敗。

環境的惡影響。這天真和道德就一古腦兒。斷送了乾淨却平添了許多惡念頭和壞主意。無形之中人格就漸漸墮落唉如今的這種社會真好似一個絕大的火爐不論鋼鐵錫紙須放入爐中包管不消多會就溶成一團液質社會到了這個地步真是可怕極。

他料理你們吃吃頑頑吸吸鴉片烟好了。秉南的父母很以這番話爲然果然將家事交給秉南銀錢出入都由他經營他們老夫婦祇要吃一碗現成飯當時秉南不肯答應怎奈他父母定要如此秉南無法祇好收下檢驗心中着實快樂有些親友就來奉承他們查家產上的收入每年祇有一千五六百元

一個痛苦的少年

二三

加上他每年的薪水不過二千五六百元左右。但他父母吸的鴉片烟每月就得二百元。比較從前又加多不少大約是爲了既有賺錢的好兒子這鴉片烟就不能不多吸些可是把個秉南急壞了心想每年的總收入祇能敷衍他們吃鴉片烟吃飯穿衣叫我作何打算呢這時他的弟弟和妹妹本都已長大成人個個都要錢用曉得家事由哥哥照管就都來向哥哥要這樣討那樣秉南到此更

是萬分爲難不給他們他們定不願意若一說就答應又向那裏去弄錢左右爲難祇好折衷辦理遇那必需的事就暫爲從緩然而弟妹們已是老大不願意說父母當家的時候從未嘗這樣苛刻偏是他這般精細處處打算俗說越算越窮我們家裏還怕沒有這麼一天麼這些話給秉南聽見直氣得發昏心想向他們辯白又怕話越說越多家人就得格外生疏了還是自家忍下這口氣罷

秉南雖這樣曲意求全但環境來逼迫他越

發有加無已原來他的弟妹們很不願意他

祇因他是長兄也不便當面和他怎樣就去

到父母面前說他的不是他父母正因叫他

買二百元的鴉片烟他恰巧錢不湊手未能

立刻買來心裏很不舒服再聽了這話就格。外生氣久而久之喜歡秉南的心漫漫消滅却存下厭惡的意思秉南何等聰明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但也講不出個道理來祇好悶

在心中獨自兒傷感。

秉南是個強健活潑的青年但受了家庭中

的困難和公司裏的挫折委實是憂鬱萬狀

常常自嘆道牛馬本應受人的驅策但人也

還好意的看待他們他們用力過勞也還讓

他們休息可憐我雖是個人用盡氣力四面

顧全自家不知受了多少委屈總換不到別

人一句好話一分善意豈非連牛馬也不如

麼唉人而牛馬還有做人的樂趣麼秉南的

一個痛苦的少年

一四

心裏抱了這種憂傷悲感的意思。自然覺得外界的事物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憂能傷人。他不久就百病叢生。體質漸漸衰弱。精神漸漸頹喪了。大好的前程就此斷送。你道可嘆。不可嘆。可憐。不可憐呢。

多情者決不於稠人廣座中談情。
情之回聲爲怨。
世之最能溺人者爲情海。
情海茫茫惟識海是慈航。

碧波

某生聞物理教員演講音學謂音之傳佈全賴空氣。倘任何物體在真空中發音。吾人即不能聞。隨取出儀器以證明之。數日後某生授室新婚之夕。卿卿我我。急欲互談衷曲。新婦止之曰。房後繩聽者甚多。幸勿多談。稍緩毋妨。某生沉思久之。忽曰。余有妙計。明晨可到校內向物理教員假一抽氣機。將新房內空氣抽完。變成真空。則我等可暢所欲言。不患人之竊聽矣。

■意外之蜜月

澹泊明志

余昔在英文小說中讀得意外之蜜月一篇。以促商業之進步。男女觀者擁擠一堂。此時頗有興味。今以所憶者記之。以供獻讀者。至於著者何人及篇中之主要人物爲何姓名。則完全忘之矣。今爲便利起見。只得自作主張。擬定姓名。以代本來之主人翁焉。

一日倫敦之商界招集大會。特請名人演說。年寡婦名韋立夫人。其髮已花白。至於其容貌。則不甚可辨。因其面覆重紗也。不久會散。韋立夫人亦返家。次晨畢來。思洗盥既畢。即

下樓進早登入座時見已有一信置桌上信面上書其姓名畢來思取而觀其筆跡係婦女所寄心甚驚訝急拆而讀之其書曰畢來思君鑒今晚七時請至敝廬因有要事面譚章立夫人啓畢來思一見章立夫人之姓名似甚熟識因章立先生在時不但身擁巨資且在商界中頗有勢力畢來思曾與之晤敍數次但其夫人則罕見之及晚畢來思果往錢其約既至其廬即按門鈴有女僕出而導

之入會客室畢來思見一切佈置均甚華麗女僕往呼主母畢來思擇一椅坐下不久夫人至畢來思即起座見其面罩紗髮帶白夫入座畢來思亦坐下夫人曰君竟尤余所請而來不勝榮幸畢來思曰夫人若有需余處余樂爲効力也况今有要事見召安敢不來夫人曰余夫在時曾數次提及君事彼復告余君於某商務上大失利且虧本至五萬磅之巨君今正在設法以彌補之是否畢來

想面帶灰白色曰。然夫人有何見教。夫人曰。余之召君本無他事。不過從余夫之命欲助君。以一臂之力。惟不知君能從余夫所言乎。畢來想曰。章立先生何言。請告余夫人曰。卽欲君娶余爲妻。而余則爲君盡償一切之債。畢來思奇其言。一時不知何以置答。夫人會其意。復曰。余知君於此時難以作答。明日可以書報。我今尙有一言。須告君。若君於下次有何女友。余必不與君爭。不過君不可娶。若

牢記。今君可歸寓三思之事之行與否。由君之便。明日可答我。畢來思遂辭歸。寓翻覆思。想夫人之言甚奇。章立先生何以有如此之遺囑。竟以白髮斑斑之老婦爲年未三十之少年作媒。尤奇者。夫人竟能毛遂自薦。再思自身所虧之巨債。不覺肺葉震動。若於下月不能還清。是債不但余之信。用墮地而余之身亦將入獄矣。再思若余欲得其經濟上之。

補助勢必娶彼老婦爲妻不將見笑於外人。於是思潮忐忑一時難決既而作末次之解決寧爲人譏笑彼等笑時可遠避之但不願失此機會而自招失敗自投牢獄蓋不獨爲人所笑且恐爲人所惡其時余身已失自由何能避之遂作書與夫人告以決從夫人之言夫人又請畢來思至其家與其議婚姻事畢來思旣往夫人於客室中笑迎之曰君能從余言甚好下星期余等當成婚禮事後

往羅馬城度蜜月至於君之巨債余亦必於下星期爲君償還畢來思一一應諾越一星期畢來思果與章立夫人成婚禮其債亦已償還矣至於當時成禮之情形如何今可無需詳之不久二人果搭汽船往游羅馬城彼等雖爲新婚夫婦然終以一老一少不能如意青年夫婦之意味甜蜜且彼等本來無愛情自無新婚之樂趣畢來思亦惟以一生最寶貴之愛情爲其經濟之困難所埋沒而已今

余且不加以評論。更按著者所述記下。彼等既至羅馬。遂在韋立先生之別墅住下。韋立先生在時。每於夏季或冬季必至羅馬居一月。故特作別墅於此屋。雖不大然極壯麗。次晨夫人謂畢來思曰。羅馬之美術館甚美。麗汝何不一往而觀之。余身頗覺疲倦。故不欲出游。畢來思只得自去。既至美術館。不久見一麗人珊瑚而來。東顧西望。狀如游覽者。畢來思頗羨其色稍一顧之。自行其路而去。

及午始歸。夫人已待其午餐矣。次日畢來思再至美術館。又遇此麗人。畢來思亦不過稍顧之而已。如此者三四日。四目常對射。女之目光尤銳利。畢來思不見。又可一見。心竟爲其所吸。畢來思不能耐。只得自作介紹。女郎亦不嫌其唐突。二人遂言談侃侃。甚有興味。既而時已晚矣。女郎言歸。畢來思欲送其歸。女郎辭之而去。畢來思不久亦歸。見其白髮夫人。坐火爐傍。待之。夫人見畢來思面現不

悅之色。卽問以故。畢來思。以女郎相遇事。一不隱。而告其妻。夫人曰。汝可愛之。但不可娶之。此言汝已忘之乎。畢來思答曰。未之忘也。夫人曰。甚善。但余一死。汝即可娶之矣。今且莫多說。明日可否。請其來使。余一覩其顏色。畢來思曰。敬如命。次日畢來思又往美術館。果見女郎持一小包而來。畢來思笑顏相迎。並以其妻之言告之。女郎不辭。遂與之同歸。既至家。畢來思導之入客室。遂命女傭往再。敢傷此女孩。余必死。汝余之主人答曰。汝

請夫人至女傭返曰。主婦出外。今尙未歸。女郎曰。尊夫人恐因嫉余而去也。言時。卽揭開其所持之小包。與畢來思曰。此何物耶。畢來思想接過一閱。乃假白髮與面紗也。彼頓時木立。不知所措。女郎曰。余實告汝。余卽汝之白髮老妻也。昔余幼時在美國。被賣爲小女伶。余之主人甚虐待我。一日欲以鞭打我。適爲章立先生所見。急來奪余於主人之手。曰。汝再敢傷此女孩。余必死。汝余之主人答曰。汝

可付余二百金而携女孩去不則君自去毋
干余事。章立先生遂付其二百金而携余歸。
越一二年余已長成。彼欲携余歸英倫以余
爲義女。余感其恩定欲爲其侍巾櫛。彼遂娶
余爲女。伶時善於化裝。遂扮爲老婦故至
英倫二三年之久無有察破余者。不久章立
先生腰病發作。自言此病已久。今再發定無
望矣。彼又提及君之爲人。欲以余託君。余慰
之曰。吾夫何以作是想。宜靜養毋多思。彼又
答數分鐘。好將手中所持之白髮及紗面
而納之於袋。曰。余必留之以作紀念。使余不

忘白髮老妻也。彼不但償余巨債，保余名譽，且賜我以美麗之妻。如此之恩，何可報耶？言畢，即抱女於懷，曰：「此真余意外之蜜月也。」

情場失意者，恆怕聞女郎之嫁期。

情之果是癡。

情之敵爲舟與車。

情恆能驅人入魔道。

溢於文之情，非爲情。

情侶非經一度之患難，不足以言情誦。

碧波

現在時髦女子，未出閣時，優遊逸樂，家政俱由父母擔任，空閒歲月半消磨於風花雪月之中。結褵之後，親理家政，覺身體失其自由，不若前此之舉止，逞意也。有人嘲之，以詩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酒醋茶，頗解顧也。

楓江

■ 桃花箋

鄭孟溪

在城南的半坡上有一座破廟。雖有幾間房。勃的參差在那碧空之中。那些開紅花的却子。却已倒了。堆着許多瓦礫。有時還可看見一些石礎掩埋在那瓦礫之中。苔痕厚積。就是那幾間未倒的。却也東斜西歪。牆頽壁破的。

了。四周圍雜木叢生。也有已枯死的。也有將新生的。只有那綠沈沈的松柏。却尚古氣勃頭上的幾個晚鴉。也在那裏呀呀不住的叫。

鳥一羣一羣的。噪着歸林。忽聽得一陣一陣的哭聲。似斷似續的。順着風送過來。更加枝枝

着似與那哭者表同情的一樣越覺得淒涼
慘淡。

在破廟後面的隙地中有一半新的孤墳蔓
草萋萋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少年手中拿
着一張半被染紅的紙伏在墳上慟哭旁邊
立着一個與少年相等的也是首垂胸前暗
暗流淚那少年哭得幾乎不能成聲惟時聞
其叫着「妹妹呀你死得好苦我害了你我
負了你恨我不能保護你致使你含恨九泉
隱約約的破此寂寥」

我尙有何面目以見世人尙有何生趣以生
於人世呀」旁邊的那個少年狠悲傷的勸
慰他道「不要哭了事已至此哭有何益惟
有保重身體另設良法使墓中人也可吐氣。
天色已暮速歸去免得伯母依門久望」此
時那掛在樹梢的慘紅斜陽已與二人告別。
朦朧的月光忽又斜射到這荒涼的孤墳上。來了。此時萬籟無聲只有那遠遠的鐘聲隱

這伏在墳上哭的少年姓劉名夢琴那一個無回音。夢琴也不以爲怪。因前次接得家信。叫盧素塵墳中的女郎就是夢琴的未婚妻。張梅魂他們三人小時同學年齡相等異常親愛。情同手足。雖然夢琴與梅魂由同學而變作了夫婦。但三人仍時常相聚。民國三年變作了夫婦。但三人仍時常相聚。民國三年。夢琴與素塵同往省城求學。因路途多匪本。地又不安靜。所以四年未歸。彼此惟借書信。以訴心曲。當夢琴將歸的前四月。尙得着梅魂的一紙書。後來夢琴雖去了幾次信竟杳。

雲將于畢業之後替他完婚。所以夢琴以爲是梅魂不好意思寫信了。光陰迅速。眨眼就到了暑假時期了。畢業考試告終。二人就整裝歸里。夢琴此時心中的快活已到了極點。心想隔不幾天就可以與數年未見面。夢寐不能忘的人當面敍談離情別緒了。豈知好事多磨。天公簸弄與他心中所想的竟完全相反。當他到家之翌日。即往梅魂家中。

去梅魂的母親見了他那眼淚就像脫珠似的滾出來了僅僅說了一句「夢琴你回來了……」再也說不出什麼了。夢琴見了這種形狀狠莫名其妙又不見梅魂呆了半晌乃問道「妹妹呢？」她的母親抽抽噎噎的說道「你的妹妹麼唉苦命的梅魂……」却又哭得說不出來了。夢琴狠發急的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呀！」他岳母從懷中取出一張半被染紅的紙遞給夢琴他急忙接

來一看只說壞了壞了他全身震動得發寒症似的面上忽青忽白氣塞得幾乎不能呼吸眼淚反而沒有了呀然一聲就倒在地上家中的人急忙將他救醒叫了一聲「妹妹呀！」那眼淚似泉水一般的涌出搥地慟哭。適當此時素塵也得了這個信息前來追悼乃同往梅魂墓前夢琴伏在她墳上只是叫「妹妹呀梅魂呀！」一直哭到淚枯聲嘶素塵也委實傷心又見夢琴如此悲哀恐怕有

傷身體乃強將他拖了回去。夢琴忽然執着素塵的手狠悲壯的說：「素塵弟我今將與你小別了！」翌日夢琴便失了蹤。

我今將略說女郎致死的原由。二月某日是梅魂外祖母的壽辰。梅魂跟她的母親去祝壽。她兩家相隔有十幾里路。遠歸時在路上遇着匪徒。將梅魂奪去。衆匪徒乃大張筵席的慶賀。梅魂自想此時已身入死地。要想回家。是萬萬不能的了。不如留個清白之身。免

爲人笑罵。乃乘其不備。草了一紙決命書。密藏衣底。便自刎而死。等到匪徒宴罷來看。已是玉冷香消。遍地作桃花紅矣。梅魂的尸身。了這個消息。乃出了三百元。將梅魂的尸身領回在裏衣中。得了她的決命書。却已被血染得赤紅。她母親傷心到極點了。就把她葬在隣近蓮花庵的後面。以便時常去看看她。她的父親是在五年前死的。家中還有一個八歲的小兄弟。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祖母。

不滿一月有一個慘淡的武裝少年乘着怒

馬帶了幾十個健兒用鐵練銷着一個面目

兇暴的匪徒一逕向蓮花庵走到了梅魂

的墳前下了馬將那匪徒跪在墳前那少年

勸哭叫道「妹妹呀我今親殺此匪徒以爲

吾妹雪恨」只聽得喀哆一聲那顆頭顱已

與他的身子宣告脫離關係了這少年是誰

就是墳中人的未婚夫前此失蹤的劉夢琴

匪徒就是強奪女郎的王虎此時素塵也在

旁邊很歡躍的連呼道「痛快！壯哉！」

世界未至末日人類之情愫亦弗泯

金錢與情愛猶油水之不相融

與情人一吻勝飲醇醪千觥

情之真詐非淫

函牘爲情之信託公司

情苗之滋長料爲淚

碧 波

□伊要出嫁了

雪影樓主

我第一次見伊。在去年七月裏。明眸皓齒。玉骨冰神。天然丰韻。落落大方。對着我微笑鞠躬。何等的可愛。雖今日東勞西燕。各自分飛。但是伊那一種可愛的景象。仍就盤據着我的腦際。不時現映出來。使我尚覺得有無窮的甘味。

伊要出嫁了

伊要出嫁了

二

常有所娶或所嫁非人感受種種的痛苦。近年來雖然提倡自由但是青年閱歷未深偏於感情用事況且在現在社交未曾完全公開以前異性爲友常帶婚姻氣味若一爲友即認爲我將來的妻或夫因爲要求彼方的愛往往用虛飾的手段和忍耐的功夫以達到他的目的待旣結婚以後相處日久便不能自禁兩方都將本來面目盡情洩露出來以致演成種種的慘劇名雖自由其實和舊痛呢。

式婚姻也分不出你高我下常見一般活潑有爲的青年到了結婚以後就弄得垂頭喪氣萬念俱灰這豈非是婚姻害了他麼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從此天黑地昏永無光明之日其所感受種種精神上的痛苦自然是不言而喻所以談到這婚姻問題真是難乎其難那可以不慎之又慎呢我當時聞知這種議論真是欽佩無已那知道正是伊的隱痛呢。

伊是個秀外慧中的女青年。平時在校裏讀書。又非常用功。所以不論誰多愛伊。伊父母視爲掌上明珠。自然是憐愛逾恆。因爲愛女心切。所以在伊小的時候。就替伊定了婚許。配給伊的表兄。伊表兄是個富家公子。不知道中學曾否畢過業。家擁厚資。不愁吃着。現在正任着家庭鎮守使的優缺。無憂無慮。過他的與世無爭。與人無競的安閒生活。伊今年師範畢業了不久。就要出嫁。從此就是富貴少奶奶了。伊丈夫既然是坐鎮家庭。伊當然也沒有再求上進的希望。可憐好好的一位有希望的女青年。竟將爲少奶奶三字所誤。（此中不知埋殺幾許天才。不禁爲之淚下）可是也沒有挽回的良策。徒呼負負而已。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他們倆結婚以後。性情投合得來。甜甜蜜蜜。過他們的兩性生活。不過我想起了伊所說的那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話。不知怎的常常替伊寒心。

○小筆記
宿邊。今春大鬧飢荒。一日余自棲歸家路經平糶局見局內飢民擁堵如蟻門外糧因人太多未能擠得上去故未買得家中子女不免餓斃矣乙答曰有何法想汝家如此吾鄉盜匪搶掠燒殺不堪言狀幸有某軍駐防近吾家未受荼毒匪退遍地蒼痍目不忍覩近又有某軍至吾鄉搜索鷄犬甚凶暴命吾家造飯燒茶汝試思當此飢荒自家尙難保全何有糧食供彼乎噫人民何罪受此凶暴但願天日有限早歸黃泉不在人間受此折磨言至此余已去遠餘音尚繞吾耳裏言曰流行又兼人禍恨不能尋得桃源率吾邑人而避之也

■ 東方亞森
羅蘋奇案 地窟藏妻

何樸齋

大偵探鮑爾文正在辦公室料理一件案子。上第一百五十三號房間，因為着名劇盜魯賓，正在這裏。你可以得著一件很大的功勞。忽然聽得電話鈴一陣子響，他就立刻把電筒聽着裏面問道：「你可是鮑爾文先生嗎？」鮑爾文道：「不錯，你是什麼人？有甚事相託？」鮑爾文先生很好我的名字。叫做衛靈，請你立刻到歐洲旅館的三層樓。可他想魯賓在上海亂子鬧得太大了，他上

次。還。冒。了我的。名。去。騙。賣。克。的。鑽。戒。這。回。可。
落。在。我。的。手。裏。了。他。就。立。刻。在。抽。屜。裏。拿。了。
一。支。勃。郎。林。手。槍。藏。在。衣。袋。裏。還。備。了一。副。
手。拷。把。臺。上。的。鈴。捺。了。兩。下。就。有。一。個。傭。人。
進。來。鮑。爾。文。吩。咐。道。屈。爾。生。一。現。在。我。要。出。
去。辦。一。件。事。約。摸。兩。點。鐘。就。要。回。來。的。倘。然。
查。士。特。來。叫。他。等。一。回。便。了。你。可。出。去。叫。車。
夫。預。備。出。發。屈。爾。生。答。應。了。出。去。鮑。爾。文。裝。
了。假。鬚。戴。了。呢。帽。出。門。坐。上。汽。車。車。夫。立。刻。

開。足。機。輪。風。馳。電。掣。的。向。南。京。路。駛。不。滿。
五。分。鐘。已。到。了。歐。洲。旅。館。的。門。前。鮑。爾。文。下。
了。車。昂。然。直。入。踏。進。了。電。梯。一。轉。眼。已。經。到。
了。第。三。層。鮑。爾。文。纔。從。電。梯。中。出。來。忽。然。迎。
面。走。來。一。個。茶。房。因。爲。那。個。茶。房。不。知。有。什。
麼。要。緊。的。事。情。走。路。很。匆。忙。恰。巧。同。鮑。爾。文。
撞。了。個。滿。懷。幸。虧。鮑。爾。文。立。脚。很。穩。沒。有。跌。
倒。不。過。退。了。幾。步。那。茶。房。却。栽。了。個。觔。斗。鮑。
爾。文。要。想。發。作。那。茶。房。急。忙。爬。起。來。連。聲。道。

歎倒弄得鮑爾文不好意思起來便也不同

爾文進去

他計較了就趁勢問道我要問你第一百五十三號的房間在那裏那茶房欣然道你可是要找衛靈先生麼他就在那走廊的末一間先生可隨我來我領路便了鮑爾文跟着他轉了個彎果然看見有一條很長的走廊走完了廊鮑爾文擡頭一看那房間的銅牌上很顯的鐫着第一五三號只見那個茶房開了門喊了聲衛靈先生客來就轉身讓鮑

爾文踏進了房間看時却只有一個人便暗暗納罕想魯賓不在這裏難道誑我不成再看那衛靈先生却是一個很闊綽的紳士年紀約摸有二十多歲戴一副玳瑁邊的墨晶眼鏡穿着一身太陽呢的西裝只見衛靈帶笑開口道鮑爾文先生我們久違了不過你今朝來拜會我怎麼帶了假鬚來未免太不恭敬了鮑爾文呆了半晌細看他笑的神

氣似乎面熟得很。但是。一時間總想不起來。
在那裏會過便也答道。我記性很劣。竟想不起。
同你在什麼地方會過的剛纔承你打電話給我。所以特地趕來。究竟魯賓在那裏。
衛靈大笑道。你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魯賓在你的面前。你還要找那個鮑爾文。驀地想着了。怪道面熟得很。這假衛靈不是魯賓是誰呢。就伸手到袋裏去摸手槍！啊呀！

你安靜些。因為手槍放在你的袋裏。于你的性命却很危險。所以你從電梯出來的時候。我叫人替你拿去了。鮑爾文大憤疾忙回轉身來。想開門出去。喚。巡捕喎！前門早已下鍵了。纔明白那個茶房就是魯賓的同黨呢。這時魯賓正言厲色的說道。鮑爾文先生。你還是坐了我們好講正事。要曉得這回我很誠意的請你來。是爲着你的事。鮑爾文素來那裏有什麼手槍！正在疑惑。魯賓笑道。請曉得。魯賓的拳術很精。料想空手也敵他不。

過就坐了下來。氣憤憤的道：「猾賊！你到底爲着什麼事叫我到這裏來？」魯賓嘻嘻的說道：「我一向很佩服你，你辦事老練，雖然在偵探界中要算庸中佼佼，不過我做的事同你的職業恰在反對的地位，所以常常像水火一般的不相容了。實在我佩服你的勇敢，你也不始不傾心我的機智，我們倆真可算得神交呢！」鮑爾文聽他嘮叨的說，心裏很不耐大聲道：「你有事便說，沒有事我可不能」

奉陪了魯賓，道：「你不要心急，現在就要同你講正事了。你今天的晨報想來還沒有看過，你看報上有一段賞格說罷，拿報紙遞給鮑爾文。鮑爾文慢吞吞的接過來，看報上登的是：「我的妻子歐琴，在昨天晚上忽然失蹤，現在要請一位精明幹練的偵探，探訪伊的蹤跡，倘然找着了，酬謝銀一萬元，儲款以待現」在要請一位精明幹練的偵探，探訪伊的蹤跡，倘然找着了，酬謝銀一萬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昆明路六十七號馬洛克。

打采的說道你的肱箯手段很高妙這回多半是你藏了他的妻子却要詐他一萬塊錢罷了魯賓道你太小覲我了我雖然見棄于社會也不至於做這沒廉恥的事老實說我應辦的事情很多像紅砒案寶石案也急待料理所以斷沒有旁的工夫來辦這件事我想這件案子拜託了你一來報答你平日的盛意並且還圓了人家的骨肉豈不是一舉兩得嗎說着順手在袋裏拿出一本日記冊

子來道這本冊子是馬洛克書記狄脫的我已經去調查過馬洛克夫人失蹤的那天書記狄脫同時告假回去所以狄脫是這件案子的緊要線索現在這日記冊子你可帶了去既然有了線索想來這案子就容易辦了鮑爾文沉吟了半晌疑心參半忽然靈機觸發他想今天魯賓當面遇着萬不能再放他免脫的了我何不下樓去喚了巡捕逮捕他呢想到這裏就接了日記冊子面上頓時露

出笑容道承你的美意了現在我可要出去
呢魯賓道遵命便了就走過來用鑰匙開了
門讓鮑爾文出去

鮑爾文打從魯賓的房間出來疾忙從電
梯下去知照帳檻道大盜魯賓在三層樓上
第一百五十三號房間裏你快叫人看守了
不然你旅館裏也不能脫然無異呢帳檻聽
得魯賓的名字那舌頭伸了出來險些兒縮
不進去立刻下緊急命令吩咐各茶房嚴重

跌了三個人。原來那個巡捕嚇極了。不由的把鎗機扳了一扳。鮑爾文恨恨的說道：你們這班酒囊飯袋竟這樣沒用。一壁已衝進房間。大家都跟了進去。四面一看。那裏有魯賓的蹤跡。再看床上的蚊帳却深深垂着。鮑爾文就知道他一定躲在床上了。執定了手鎗。大喝道：魯賓快出來受縛。免得我們動手連喊了幾聲。也不見魯賓答應。那放鎗的巡捕耐不住了。分開了衆人。把蚊帳用力掀起。大

家凝神一看。奇了！床上空空的。連個影子都沒有。鮑爾文回過頭來却看見檯上留着一張魯賓的卡片。上面還寫着幾個鉛筆字。「恕我先走了。我託你的事請努力並且祝你成功。」鮑爾文留神細看。要調查魯賓逃脫的路。由其中有。一個茶房道：你看這窗子的對面。不就是春江樂園嗎？兩面的距離不過一丈五六尺。倘若有些柔術的工夫。跳過去。是很容易的。大家齊聲道：不錯。魯賓原是

個拳術家一定從樂園逸去的了。鮑爾文垂頭喪氣的到了樓下拿帳櫃埋怨了幾句上了汽車快快的回到華盛頓路的住宅裏面鮑爾文的助手查士特正在辦公室裏看報瞧見鮑爾文回來露着很失意的面色問道鮑爾文先生今天失敗了難道又遇見魯賓這欺壓鮑爾文一壁脫了呢帽一壁說道可不是呢總之上海有了這個魔王我們永不能發展的了查士特握着拳頭很重的在臺

上擊了一下切爾道你不要說這膽怯的話。你懼怕他我查士特却要同他較量一下看最後的勝利便了鮑爾文道我並不是懼怕他不過這斯神出鬼沒我們同他鬥智簡直難於取勝呢查士特道別的且不要說今天報上有一件失妻案你看見沒有鮑爾文道就爲這件事所以遇見魯賓的就把歐洲旅館的事告訴了查士特查士特道我們且把日記冊子檢看一回可好嗎鮑爾文點了點

頭在袋裏拿出那本冊子來攤開了一頁一頁的翻下去前回幾頁所記的事同失妻案毫沒關係翻到第七頁却寫着「唉！我至愛的……永不能同他作實質上的結合了。伊用情雖然真摯可是晚了要圖永久的快活除非……」鮑爾文欣然道這段日記或

者同案子有些關係據魯賓說夫人失蹤的那天狄脫也告假回去其中的蛛絲馬跡也略可追尋現在我們分頭去做你去探聽狄神經錯亂有時在夢中還要喊上幾聲歐琴

馬洛克是上海很有名的工程師他同妻子歐琴情愛很篤自從歐琴失蹤以後馬洛克的蹤跡我却到昆明路馬洛克那裏去詢問底細到了下午一句鐘在福州路晚香菜館會面好嗎查士特欣然答應就到化裝室裏扮了個工人模樣出門探聽狄脫去了歇了一刻鐘鮑爾文也出門一直到馬洛克的家裏來

者同案子有些關係據魯賓說夫人失蹤的那天狄脫也告假回去其中的蛛絲馬跡也略可追尋現在我們分頭去做你去探聽狄神經錯亂有時在夢中還要喊上幾聲歐琴

「我愛！雖然登了報有一班偵探自告奮勇去探訪差不多是水中捞月毫沒消息有一天僕人遞進一張卡片來馬洛克一看是鮑爾文喜出望外連忙接了出來道久慕大名肯助我一臂我就感激不盡了先生能夠招着了歐琴那一萬元的酬金我是決不吝惜的鮑爾文問他失蹤前的情形馬洛克道我每天在四點鐘回家歐琴總在洋臺上等着我所以我每天跨進了門口就要同伊接一個遠吻那是常例失蹤的那天我回來時看洋臺上並沒歐琴站着我就疑惑起來後來據女僕說三點鐘的時候還聽得歐琴在音樂室裏唱歌也不曉得什麼時候失蹤的鮑爾文先生！不瞞你說歐琴是我的第二生命不能一日分離的現在他不在這裏我可沒有生趣了倘然在兩星期內還不看見歐琴的亭亭倩影我不免出於自殺的……說到這裏不覺嗚咽起來鮑爾文竭力安慰

了。他幾句且問道你可是有個書記叫做狄脫的這人的品性怎樣馬洛克道狄脫是一個誠樸的少年我很信任他現在告病假回去了難道先生疑心他不成那是決不會的鮑爾文微笑道我也並沒有成見不過打聽他一聲罷了後來馬洛克領鮑爾文到各室偵查了一回鮑爾文又問道尊夫人失蹤的時候他穿着什麼衣服馬洛克道藍色綢的衣灰色綢的袴脚上着的是高跟皮鞋帽子。

只有兩隻現在統在臥室內看來是沒有帶的了馬洛克一壁說鮑爾文一壁就記在日記簿上記完了對馬洛克道暫且告辭你靜等着消息罷馬洛克又諄諄叮囑請他竭力探訪纔握手作別

「他病得這樣證據又不足那裏好逮捕他呢」這句話是查士特對鮑爾文說的那時在下午一點鐘他們兩個人在晚香菜館午餐查士特說的時候鮑爾文正在割一隻鵝

肉聽了查士特的話。把刀叉也放掉了。露出氣憤的面色道：你跟了我幾年辦事仍舊這樣的粗心！狄脫的病究竟是真是假？狄脫家裏究竟有沒有歐琴的蹤跡？仔細調查却糊裏糊塗的來回復我。這纔教人生氣呢！查士特笑道：鮑爾文先生你想狄脫睡在牀上，氣喘痰塞瘦得也不成個樣子我也不便去盤剝他的住宅。一共祇有三間我也統去探訪過的。至於日記冊子裏面的說話也不

能算充分的證據有了這幾層的緣故所以只好敗興而回了。鮑爾文半晌不語一回兒飯吃完了。鮑爾文隨手在檯上拿了張報紙一看是上海日報。他先看國內專電再看國內新聞最後看到本埠欄內有一則新聞。慕地的跳起來大聲道着了。這時查士特啞了雪茄正拿自來火點着被他這麼一喝倒老大的嚇了一跳忙問道你看見什麼事情便這樣的。大驚小怪鮑爾文也不回答立刻拖

了。查士特蹬蹬蹬的一直下樓上了汽車對誰說你來你隨我去包管五分鐘以內可以。車夫說了一聲昆明路那汽車就飛也似的開向前去查士特心裏狠納悶但是曉得鮑爾文的性子索性也不去問他了。不一會汽車已經停在昆明路六十七號的門前鮑爾文叫查士特在車中略等一等一步已飛步的走進去恰巧馬洛克在休息室裏鮑爾文朗朗的喊道馬洛克先生尊夫人歐琴已有下落了馬洛克跳起來道真的麼鮑爾文道。

誰說你來你隨我去包管五分鐘以內可以。同你夫人見面了馬洛克也來不及帶呢帽。跟鮑爾文上了車鮑爾文對車夫道民國路東新橋街車夫登時開足機輪向南疾馳。約摸五分鐘已到了目的地鮑爾文三個人下了車向一家門首走去那查士特看那門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普善堂驗屍」。所一不覺怔了一怔馬洛克心裏也別別的亂跳這時已經到了裏面鮑爾文問道祁齊。

路口被汽車輾斃的那個女屍在那裏。我們是來認領的。那時就有一個人回答道在裏面呢。跟我來罷。他們跟着那個人轉了幾個灣到了一間房間。剛剛走進去就有一件可怕的東西突觸人的眼簾。你道是什麼？原來裏面有一張很長的檯子。檯子上面直挺挺的躺着一個女屍。但是被一塊白布遮蓋了。看不清楚。那個人用力掀開這一掀不打緊。就聽得啊呀一聲。鮑爾文回過頭來看見馬

洛克暈倒了。查士特也吃驚不小。趕緊討了一杯白蘭地灌了下去。馬洛克緩慢的醒過來。不禁放聲大哭道：我親愛的歐琴呀！我這幾天常常的惦記着你。那裏曉得你竟遭這樣的慘死！真叫我傷心斷腸呢！鮑爾文同查士特兩人看那女屍的頭部已被車輪輾得粉碎。血肉模糊再也看不出伊的姿容了。身上穿着藍色綢短衫下面繫着灰色綢套。裙腳上着一雙漆皮鞋。他們看了這樣的慘

劇也不免替馬洛克扼腕。這時馬洛克還嗚咽。嗚咽的哭個不住。兩人勸慰了好一回。馬洛克纔止住了哭聲。三個人一齊到外面來。填寫了屍親的單子。馬洛克還拿出五百塊錢來叫普善堂代替料理喪事。又對鮑爾文道：現在歐琴雖然死掉，却是你偵尋出來的。那一萬元的酬金當然仍舊給你。不過我就要到歐琴的母親那裏去報告噩耗。你明天上午來領取便了。鮑爾文答應一聲。同查士特上了汽車回寓去了。

那天的晚上十點鐘。馬洛克還沒有睡覺。在閱書室裏檢尋一束書信。他拿着一本百科全書。翻了半點多鐘。不覺驚訝起來。自語道：「這可奇了。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束書信是來在第二冊第一百四十頁的裏面。現在竟不翼而飛。真令人不可思議了！」一壁說一壁。仍舊很快的翻着。正在這個當兒。猛聽得背後嘆息的一聲。馬洛克忽忙回過頭來。嚇

得目瞪口呆連手裏的百科全書也落在地。文一般的人容易被你玩弄的你仔細聽着上了你道看見什麼原來他後面站着一個那人帶了黑面具並且全身也穿了黑的衣褲手裏拿着一支手槍遠遠的對準了馬洛克像扳機待發的樣子那面具中却露出閃閃的目光可怕得很簡直是個禪鬼呢馬洛克一時摸不着頭腦那人却從容說道馬洛克！猾賊！你做的好事！馬洛克道我又不曾犯什麼法那人獰笑道我不是鮑爾一變而爲仇伊的心所以你做下圈套拿歐

現在我要宣佈你的罪狀了歐琴是你殺的一馬洛克頓時面色慘白慢慢的想伸手到抽屜裏去拿手槍那人大喝一聲道止你要不自量力那就對不起了說着拿手槍高高舉起嚇得馬洛克縮手不迭那人繼續說道你起初原是很愛歐琴的後來你在伊的

琴。殺。死。一。面。却。登。報。找。尋。偵。探。要。想。遮。人。家。
的。耳。目。馬。洛。克。！我。可。說。錯。了。沒。有。現。在。別。
的。話。也。不。要。說。了。你。既。然。犯。了。殺。人。的。大。罪。
到。捕。房。裏。去。再。辯。罷。馬。洛。克。戰。兢。兢。的。道。那。
末。我。夾。在。書。裏。的。那。束。情。書。想。來。是。你。偷。去。
的。了。那人。道。你。聰。明。得。很。那。束。情。書。早。已。被。
我。拋。在。火。爐。裏。燒。去。了。馬。洛。克。很。鄭。重。的。說。
道。但。是。你。所。猜。到。的。不。及。一。半。呢。那人。不。禁。
聳。肩。作。不。屑。狀。道。你。休。誑。我。還。有。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馬。洛。克。道。事。到。這。樣。我。索。性。傾。吐。
了。罷。我。起。初。找。着。了。歐。琴。的情。書。纏。曉。得。伊。
是。個。不。貞。潔。的。女。子。我。要。把。伊。殺。死。後。來。
一。想。殺。人。罪。名。是。不。輕。的。所。以。決。意。永。遠。的。
禁。錮。伊。在。後。園。的。地。窟。中。却。出。了。賞。格。清。人。
耳。目。好。教。人。不。疑。我。那。人。大。笑。道。你。又。是一。
派。胡。言。了。照。你。這。樣。說。那。歐。琴。是。沒。有。死。了。
那。末。汽。車。輾。斃。的。女。屍。是。誰。呢。馬。洛。克。道。這。
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當。時。我。在。驗。屍。所。

看見那女屍穿的衣服同歐琴一樣。面部又模糊了。我就心生一計。冒認了歐琴假哭。一番想從此以後。人家都知道歐琴已死。我就不怕什麼了。至於那無名的女屍到底。是那一個。我也不知道呢。那人道：我總不信你的話。除非你領我到地窟裏去看見了歐琴。纔可消釋我的疑團呢。馬洛克道：這有何難。你跟我去就是了。說罷拿了燈臺轉灣摸角的領那人到了後園走到一株合抱的大松樹。

前。決。心。愛。你。：不。料。有。今。天。的。結。果。……歐。
琴。的。話。還。沒。有。說。完。馬。洛。克。怒。道。你。還。假。惺。
惺。則。甚。你。情。人。羅。福。給。你。的。信。我。已。經。看。得。
明。明。白。白。了。歐。琴。不。由。的。跳。起。來。道。原。來。你。
爲。着。這。麼。一。件。事。馬。洛。克！你。聽。着。我。可。對。
天。立。誓。羅。福。已。經。在。前。三。年。死。在。戰。場。上。了。
我。嫁。你。以。後。同。他。的。情。絲。也。早。已。斷。絕。因。爲。
我。忘。却。了。所。以。沒。有。拿。那。束。情。書。毀。去。你。現。
在。可。以。明。白。了。可。以。恕。我。了。那。人。也。拍。手。笑。

道。好。了。！好。了。！現。在。你。們。的。疑。雲。也。消。釋。
了。阻。礙。情。愛。的。東。西。也。燒。掉。了。可。以。重。圓。舊。
夢。恢。復。你。們。至。高。無。上。的。愛。情。呢。這。時。馬。洛。
克。知。道。冤。屈。歐。琴。了。又。想。起。從。前。同。伊。戀。愛。
的。情。形。不。由。的。抱。住。了。歐。琴。兩。個。人。都。大。哭。
起。來。那。人。却。不。耐。道。你。們。別。只。管。哭。我。可。不。
能。久。待。的。那。一。萬。元。的。酬。金。可。是。也。不。能。少。
給。我。一。錢。馬。洛。克。止。住。了。哭。對。那。人。道。壯。士。
！我。感。激。你。到。萬。分。那。一。萬。塊。錢。我。是。很。願。

意給你的說罷。他們三個人陸續走出地窟。馬洛克立刻寫了張一萬元的支票送給那人歐琴。還要請教他的名字好留作紀念那人笑道我的名字也不必告訴你。你到明天

自然會曉得的說着大踏步去了。

第二天的早上鮑爾文到昆明路六十七號。拉了門鈴門就開了裏面馬洛克同夫人迎了出來馬洛克道「鮑爾文先生我現在要介紹內子歐琴同你相見呢」鮑爾文莫名其妙

其妙竟怔了好一回正要問馬洛克忽然傭人遞上一封信來道剛纔有一個人送這封信來他說要給鮑爾文先生的鮑爾文急忙拆開來念道

鮑爾文先生！我起初原很誠意的託你辦那件失妻案。但是你太不濟事所以只好親自出馬現在案情已明白了那一萬元的酬金當然是我的了不過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自從找得了那束情書就

理想到歐琴是被馬洛克所殺的萬不料。

歐琴竟沒有死而普善堂的無名女屍却是偶然相值的這案離奇曲折大可增長先生的閱歷所以酬報先生的也不爲少。

至於那案中的情節自有馬洛克先生告。

訴你我也不必多贅了

魯賓

○寄贈施養真君
別詩曾憶唱玲瓏搖曳楊枝二月中春
色如君留不得離人眼裏去匆匆

寄贈施養真君

赤羽

二月中春

○酒話 刘恨我
曩閱某書見刊酒有五德十六宜饒

有興味今錄之如下以餉有劉伶癖者能消愁能解病能合歡能養血能

醒睡是爲五德宜佳人宜遣夜宜妙

友宜樓臺宜笙歌宜流水宜圍爐宜

遊山宜看書宜對雪宜賞花宜吟詩

宜對月宜握管宜調琴宜度曲是爲

十六宜

小社會小說 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五回

慶生辰大鬧老虎灶

嗟落魄小謫護龍橋

我前回書中講的那個西醫黃拔他原是江北鹽城縣的人氏外號又叫做拔皇論他的年紀目下已經有三十左右至於他怎生到這桃源縣裏來建設醫院的呢其中却有一段小歷史我不把他先敍出來讀書諸君斷不會明白他的爲人他也就不會聽從顏孝宣那條妙計白白的致春紅於死地原來黃拔的父親出身微賤在鹽城縣裏靠着抬轎子度活他的大名久已不掛在人的齒頰了因爲他生得滿頭的黃頭髮好在他又姓黃當地的人便

都喊他做黃毛。黃毛一生雖沒有大用，然而却是本本分分，靠着筋力混飯吃，却不曾幹過甚麼爲非作歹的事。中年娶了一房堂客，是一家開老虎灶的女兒，嫁給他的辰光差不多四十歲了，嫁了不上二年。他那肚皮裏已經懷了一個身孕，黃毛的歡喜，自是不消說得。抬起轎子來，格外跑得又穩又快。也是他壽元有限，這一天因爲抬縣大老爺下鄉檢驗事畢之後，在半路上黃毛便吐了幾口鮮血，兀自行動不得。縣大老爺可憐他，命人拿藤榻子抬了他回家。自是以後不曾隔了半月功夫，早就拋下他堂客穆氏。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穆氏哭得死去活來，勉強成了殯葬。由此觸動胎氣，不曾滿十個月就養下一個肥頭大臉的男孩子。孩子下來，穆氏抱着孩子，便想起他的丈夫，鎮日價只是淌眼抹淚，便替這孩子取了一個小名，叫做阿毛。阿毛剛剛彌月，黃毛還有些本家親戚，便都來和穆氏大開談判，說他年

紀太輕不合。守寡我們替你做主。揀一份好好的家。你便嫁了去罷……原來小戶人家。搶。孀福。正是他們一種風俗上的習慣。不但可以打發寡婦出門。而且儘多儘少。好歹都可。以得着一份禮金。大家可以借此潤一潤囊橐。不料穆氏雖是個小家碧玉。至於他們伉儷之愛。非常濃厚。他原不曉得甚麼叫做守節。不過瞧見有人逼着他去再嫁。他碰頭撞腦。寧死也不肯答應。鬧了有幾天幾夜。他只是抱着孩兒阿毛。哀哀痛哭。別人又勸他。你老守在這屋裏。將來如何結局。兒子又小。你又沒有一件技藝。娘兒倆豈不要活活餓死。穆氏聽到這裏。不覺怔了一怔。有些躊躇不決的意思。其時他的哥哥穆子興也在座中。便挺身出來。對向他妹妹說道。你的主意可曾打定。沒有你如果願意嫁人。我做哥哥的也不能勉強攔着。你若是捨不得你家丈夫。和懷裏這個血胞。我哥哥敢說一句大話。以後你們母子的生活。

都包在我身上。叫你們絲毫不缺。萬一將孩兒領帶成人。那時酬報我。這舅舅也不爲遲。（諸君記着穆子興仗義執言。固明明如此者。）又望着衆人說道。諸位高親聽着我。一生祇有這個妹妹。父母亡故得早。由我將他養到臨嫁。我們兄妹情誼是再密不過的。不幸妹夫將他在半路上拋棄下來。他四十外歲的婦人便是再嫁也沒有幾年的風光了。他既立志撫孤。諸位高親不如成全了他罷。我的那爿老虎灶連年的生意都還興旺。並不虧折。自養他們母子兩個。毫不吃力。將來便是討飯我和妹子外甥一路兒去討。誓不皺眉……穆子興剛說到此。穆氏抱着阿毛放聲大哭。扒伏在地下。只是對着他哥哥磕頭。穆子興也是淚如雨下。把那些本家親戚都看得呆了。到底蔀屋窮檐的小民與偉大人物不同。偉大人物心是鐵鑄的。他們的心却還是肉做的。既然瞧出這光景。大家一聲吆喝。登時閑然而散。任

憑穆氏去自由了。（嗟乎自由二字在此方是難解）穆子興擦乾了眼淚又安慰了他妹妹一番方才告別果不其然按月由子興那邊送洋錢過來給他們母子度活絲毫不會短缺光陰易逝眨眼又是六七個年頭阿毛漸漸長成子興又送他到一處學塾裏去讀書阿毛生性却很聰明先生也狠喜他又可憐他是個孤兒輕易不加呵斥替他取了名字叫做黃拔指望他將來出類拔萃的意思黃拔年紀雖小器度非常沈毅同學的學生大半都是些頑皮惟有他除得讀書寫字而外不肯和那一班孩子入夥他另有一種特別嗜好每逢夏秋之間那些蜻蜓蟋蟀蝴蝶兒他在背地裏搜尋出來放在一處慢慢的替他們支解不是摃了頭便是拔了腿瞧見那些蟲蟻伸伸縮縮的苦痛他心裏就非常快樂一年一年的過下去單是那蝴蝶的粉翅夾在他書本子裏足足有三千五百多片這都是他支解蟲

蟻的成績。穆氏對着他，又十分憐愛他。要幹那樣，便得依他幹。那樣，稍拂其意，他能夠爬向他母親肩膀上一根一根的。擣他母親的頭髮，擣得血水直流。他母親都不忍心呵斥他。一句。阿毛在十三歲上家裏養了一個雪裏拖鎗的大花貓。每逢夜間，這貓都靠着他們母子被窩旁邊噉哩咕嚕的念經。念完了，經便睡覺。穆氏平時本沒有消遣，便將這花貓引爲閨中一個良伴。不防瞧入阿毛眼睛裏，幾次三番想把這花貓活活擺佈一下子。料想比那些蟲蟻兒還好，頑得十倍。叵耐吃他母親監察着，輕易也不敢下手。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天，他舅舅穆子興過小生日，特地打發一個挑水漢子跑來接他們母子到老虎灶那邊去吃壽麵。穆氏不消說得，當然是要過去拜這老哥哥壽的。又蠍蠍蟹蟹的取出二十個銅角子，拿紅紙包着替阿毛換了一件布褂。母子倆都趕到穆子興這邊來了。大家見了禮。穆氏從腰

簡掏出那一封壽儀子興那裏肯受說你又沒有多錢何苦自糟蹋了留着自家帶回去使用罷穆氏那裏肯答應彼此謙讓了好一會子興沒法一眼瞧見阿毛站在旁邊面黃肌瘦委實可憐似的他便在這紙包裏取了十個銅角遞給阿毛笑道孩子們讀書狠辛苦這錢賞給你去買糖菓子吃只要你肯用心上進把聖人的話記在肚裏我們這西頭有一爿北貨店隨後由我舅舅託出人來送你去學生意隔了三年五載每月可以拿到三五百錢薪水足夠養活你的母親也不枉你母親替你老子守節一場……阿毛別的話却不曾聽見只將那錢接到手裏笑嘻嘻的跑過去同別的孩子頑要穆氏因爲子興提到自己丈夫心不住一陣心酸那眼淚便簌簌的直滴下來驀然一想今天是哥哥的好日子我不該在這裏淌眼抹淚若吃嫂嫂瞧見又該罵我這寡婦沒懂眼色……他一面想一面便提起袖子

向臉上去揩拭不防這當兒他那嫂嫂王氏剛在灶上一杓一杓子昏水給那些主顧才忙得清楚跳進來略歇一歇陡然見穆氏這種形狀知道他又傷起心來心裏好生不快活便指東畫西的說道世界上越是苦鬼眼淚越多也不會見不問在甚麼時候動不動就撒出驕尿若是不耐煩做這寡婦外邊男子又不會死光便再嫁上一個也沒要緊……他說完這話又拍掌大笑那聲氣和怪鴉一般的難聽另外還有幾家內眷聽他這番議論也幫在裏面隨聲附和的湊個趣兒可憐嚇得穆氏連氣也不敢出惟有穆子興聽入耳朵裏一把無名業火都打從頭頂上冒將出來他也不問青紅皂白搶近前對准王氏那副肥臉一邊一個刷了極大的耳光王氏素來欺負子興沒用種種的對待他都得佔個上風不防備今天當着衆人面前子興忽然振起夫綱公然和他動手動腳王氏這一氣非同小可虎也似

的來。揪子興。衣領子興。比王氏長得十多歲。那裏是他的對手。當下早吃他打得頭青臉腫。衆人做好做歹。齊打夥兒上前扯勸。好不容易才奪開他們兩家頭的手。王氏這才放聲嚎啕。和死了人一般的熱鬧。喃喃呐呐。罵着穆氏這寡婦晦氣。他走到誰家裏。誰家便要出了岔枝兒。你瞧。你哥哥打了我。你該稱心了。你該躲在半邊發笑了。你休得做夢。你哥哥不見得活得一百歲。那時到了我手裏。總叫你這寡婦知道我的利害……當時鬧得翻江攬海。驚動了左鄰右舍。都跑來打聽他家爲甚緣故。這樣熱鬧。穆子興一言不發。只坐在老虎灶面前唉聲嘆氣。穆氏因爲自己闖下這樣大禍。苦淒淒的想待轉回自己的屋裏。又吃衆人攔着。不放說。你這一走。他們夫婦更該不得干休了。不如裝聾作啞。在此混個半天。你嫂嫂本來是這樣壞脾氣。鬧一會子也就罷了。穆氏覺得這話也狠有理。只得勉強坐在一旁發

恆果不。其然。他嫂嫂王氏經衆人一頓勸慰倒也。若無其事的廚上廚下忙着去切魚切肉。一到午膳時分單是他一個人足。甩上三大碗連湯帶乾的鷄湯麵吃完了。大家又辟辟拍拍打起麻雀。早間的事一霎時已雲收雨散。穆氏見這模樣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落下來一直等到日落時分便和哥哥嫂子告別。王氏嬾嬾的也不開口轉是子興一定要留他吃晚飯。穆氏便道你還讓我回去的好。你外甥兒吃了麵不知跑回家去沒有恐怕他一個人在屋裏害怕好在彼此離得不遠早晚我還得回來看望。你子興見留他不住也只得罷休……你道那個阿毛此時跑向那搭兒去呢。原來他這身子雖在舅舅這邊其實這一顆小心時時刻刻却放那個花貓不下。以爲母親不在家。却好趁這當子將那花貓做一下子試驗品了。主意已定便獨自溜得回來。因爲身邊有了銅錢順便在路上買了幾隻花貓。

十文牛肉用荷葉包着推門而入。偏生尋那貓子又尋不着。急得渾身是汗沒頭沒腦的向四下張望。抬頭一看忽見那貓蹲在屋上嗚嗚的望着阿毛亂叫呢。那貓可惜不會說話。他的意思以爲你們娘兒們都跑出去吃壽麵了。惟有我貓大哥從早起餓到此刻沒有絲毫粥飯下肚委實難受咧。阿毛一見了那貓非常歡喜。登時將牛肉放在一個碗裏叮噹叮噹的敲着碗沿引他下來。大啖諸君想想這牛肉是再對貓兒胃口不過的了。況又餓了這半天功夫忽然遇着他小主人拿這好東西做特別犒賞當然歡喜不盡。登時從屋上跳落下來。張開大嘴嗚嗚嗚的放量大啖。這時候阿毛給他一個冷不防。早一把揪着他的頸毛。緊緊的然後按住他的腳爪。每隻腳爪替他釘上一支鐵釘。釘得那貓哀哀的叫血流滿板。

絲毫動彈不得。再望那牛肉還不曾吃得幾塊。（世有貪嘴者當以此貓爲鑒）阿毛高興得甚麼似的輕輕跑至厨下取了那一柄切菜的刀搶過來對準花貓胸脯準備開膛破腹掏出他的心肝五臟。驗看。怎生位置可憐那貓見小主人手裏提着這明晃晃的刀嘶叫得格外利害。叵耐他們在屋裏幹這樣把戲無論誰也不會知道誰替貓大哥來做救星呢。俗語說得好無巧不成書我剛敍到這裏不料大門一聲響偏生他那母親匆匆忙忙的走進來瞧見阿毛安然無事方才將一顆心放落再一細望穆氏那裏見過着兇惡的形狀早嚇得魂飛天外趕忙問阿毛這算是一種甚麼頑意兒阿毛笑嘻嘻的便將要借這貓做試驗品的話告訴了穆氏。穆氏這才大怒起來一手去奪他那刀一手使勁在他角上摃了好幾下子惡狠狠的罵道我把這傷天害理的畜生我家咪咪貓一條性命便

是七條性命呢。你年紀輕輕的一點兒忠厚心腸都沒有。將來那還了得。明天我去稟明你的舅舅一定在縣裏告你忤逆不孝……再說阿毛自從出了穆氏胎胞以後連大聲兒都不會吃過他母親的吆喝。至於捶打更是沒有的事了。今天忽然受了這番羞辱不由將他母親恨入骨髓。又聽見穆氏說要告自家的忤逆格外怒不可遏。一會子睜起兩隻露着兇光的眼睛。鐵至他母親身子背後。哄噥一聲。將穆氏推跌在地。偏生跌下去的當兒。一頭又撞在某角上。立刻昏暈過去。阿毛見已闖下這樣大禍。他畢竟是個孩子。見識恐怕吃他舅舅知道不肯干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趁勢在他母親髮髻旁邊拔下一根銀簪。又在房裏捲了幾件粗布衣服飛也似的溜之大吉。（平時嬌縱臨事而欲教訓夫固已遲矣。書此爲世之溺愛不明者鑒）穆氏及至悠悠醒轉。開眼已不見阿毛的蹤迹。還疑惑他是畏罪躲

向。外。面。倒。也。不。過。着。急。含。着。滿。胞。眼。淚。慌。慌。張。張。的。將。花。貓。爪。子。上。的。鐵。釘。一一。拔。去。貓。大。哥。雖。然。經。了。這。場。痛。苦。總。算。保。全。住。這。條。性。命。還。是。萬。幸。穆。氏。一。直。等。到。天。黑。也。不。曾。見。阿。毛。回。來。心。裏。才。覺。得。有。些。驚。恐。誰。知。越。等。下。去。越。沒。有。影。子。知。事。不。妙。不由。的。兒。天。兒。地。哭。喊。起。來。驚。動。左。右。鄰。舍。打。聽。出。這。番。緣。故。有。好。些。人。幫。着。穆。氏。向。四。處。尋。覓。穆。子。興。得。了。這。消。息。也。亂。哄。哄。的。鬧。了。半。夜。斗。大。的。鹽。城。縣。便。將。他。翻。轉。過。來。也。沒。處。去。尋。阿。毛。子。興。又。深。恐。他。妹。子。短。見。將。他。接。回。家。裏。左。勸。右。勸。穆。氏。只。有。哀。哀。痛。哭。的。分。兒。事。隔。一。年。至。於。阿。毛。這。孩。子。剪。直。是。石。沈。大。海。毫。無。蹤。迹。穆。氏。哭。一。回。懊。悔。一。回。不。該。硬。生。生。將。我。這。嬌。兒。逼。走。夫。既。早。亡。子。又。遠。遁。還。不。知。道。是。死。是。活。想。起。自。家。命。苦。活。在。世。上。也。無。生。趣。由。此。得。了。一。場。思。子。心。病。不。上。幾。個。月。功。夫。隨。即。溘。然。而。逝。(完結穆氏便定黃拔之罪案)阿。毛。那。

天躲在城外住了一夜。第二天將衣服首飾變換了幾文，搭了一隻幫船，竟被他逃至泰縣。但是逃雖然逃得出來，所有盤纏已經用罄，連旅館都沒錢去住。由此他便沿門託鉢做了。一個小叫化子混了半年光景，轉覺得逍遙自在，眨眨眼已近初冬時分別的還不打緊。獨是這身上衣服單薄，有些忍耐不得。這一天凍得戰戰兢兢的走至護龍橋地方，靠在一座醫室門首，打曉北風，又緊刮得他滿身是雪。那位老醫生名字叫做艾德春，原是一家外科。醫室門首打曉北風，又緊刮得他滿身是雪。那位老醫生名字叫做艾德春，原是一家外科。只因時運不濟，輕易也沒有人跑來請教。桌上一架藥箱子，光是老鼠屎可以成大堆的掃得出。出來身邊孤零零的，只有一個女孩子，相依爲命，年殘歲底，德春正籌劃過年的債務。一時焦煩起來，背負着雙手，渡向外來，消遣消遣也算天緣湊巧，瞧見阿毛生得眉清目秀，委實叫人可愛，便走上前，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閒話，又問他的家世，怎生這點點年紀，會

流落。到這步田地……阿毛別的本領沒有他的一番花言巧語。偏生能夠叫人動聽。當時便淌眼抹淚的說自己沒有父母親戚。又少沒人看顧。以至輾轉到這地方上。將就討飯度日。老先生如若可憐。我能夠賞賜我一件棉襖。我便感恩不盡……德春又問道。瞧你這齒牙伶俐。你可曾念過書。沒有阿毛道書也念過好幾本。只是不大理會得。至於那字本子。我還能勉強寫幾個……德春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便先將他引入屋裏。命那女孩子從箱子裏尋出一件敝陋不堪的布袍子。給他披在身上。拿出筆硯。叫他寫幾個字。給自己瞧。看……阿毛得了這件布袍。頓時覺得渾身舒暢。真個興匆匆的。提起筆來。就寫。寫得却不惡劣。那女孩子比他少不了兩歲。也站在身後。張望。阿毛不好意思起來。這才將筆放下。德春。嘖嘖稱讚。笑道。你這孩子。很可以造就。自今以後。你便在我這醫室裏。如有人請我診病。

你便替我開開藥方。不比較在外邊風餐露宿的好……阿毛大喜便扒伏在地磕了幾個大頭。德春將他扶起來又指着那女孩子告訴他說這是我的女兒月紅。你便稱呼他做妹妹罷。我有照應不及的地方凡事你總和他去接洽千萬不要客氣猶如在你自己家裏一樣……阿毛連連答應便趕着那月紅妹妹長妹妹短的叫得十分親熱月紅也就喊他做哥哥彼此處的異常和睦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一冰先生軍人亦詩人也卒時年僅三十有五當時朝野上下咸嘆息之弓今歲索先生遺箇獲自輓一聯末署『一冰三十五歲自輓』八字噫是殆迷信者所謂之預兆歟聯如下『有一妻二妾境勝齊人自無須乞食播間歸來驕矣想前世今生情鍾我輩正不必伐柯月下飛去仙手』

○阿呆

石碧厂

離城五十里遙有光福鎮山川靈秀物產豐饒昔吳越之要衝也鎮有阿呆者不詳其姓名素性憨直故人咸呼其爲阿呆彼亦自以爲阿呆而應之阿呆雖不事耕讀惟事母至孝嘗徘徊市鎮間善作角鬥戲或握拳或執耳無不如意且善技擊每以翻騰之勢跌撲之險博衆歡鄉人稱其慄而好勇且嘉其孝莫不慨然周給之讚賞者衆彼益興奮輒高唱戲曲以娛人日有所得必以奉母旣受之彼乃雀躍如小兒欣幸無藝一日阿呆在鎮獻技忽見其母荷薪過阿呆跪問何往且奪其薪肩之前行少頃來市前告人曰老母年邁力不勝任爲子者忍見其勞作乎聞者稱善去夏霖雨爲災半鎮淹沒而阿呆不能盡其技乃易爲游泳亦頗可觀所得尤多云

小袁情說燕雁離魂記

海虞徐枕亞著

東越許塵父評

第十四章 漱卿日記

十二月廿一日

自余來舅父家二日迺草夏夫一函專人送去聞夏夫去贛未回此函已落於姑母之手姑母卽以人來視余頗致慰藉且命余不必去京卽省寓亦可暫匿而俟變事洩而再圖之拚與彼一場爭鬧亦無甚大不了也且夏夫之行已以姪女責任屬之於余余亦不能令姪女遠適異地致負咎於夏兒也余聞命之下心又轉欲遂止弗行而舅母愛余必欲扶余去因

代復使者謂甥女暫去京不久即可復返彼時再當居省請姑母教益也余雖自命聰明有決斷而際此遁逃無定之時心中又時時記罣夏夫與母兄似有生以來未嘗娶此慘離之境遂覺心悵悅而不能自主舅母業已代辭則亦不能再有何言而使者遂去

使者既去時已晚余便就睡而神思迷惘神情恍惚睡亦弗能甯貼徹夜轉側至於旦舅母率衆盡起將以午前十一時首途方碌亂間而姑母親至衆迓以入姑母略與招呼余卽趨前伏姑母之懷慟哭不已姑母執余手而泣曰苦姪女矣苦姪女矣此皆汝夏哥誤汝者而姪女復多慮不留近而適遠異時夏兒歸又將淘氣無量矣余乃起引巾拭淚再拜而言曰夏哥愛姪女甚故有此函之貽姪女少遭閹凶先君棄養母弱兄暴至親如仇讐環顧四周惟夏哥與姑母爲能真愛我者何意命蹇之人到處累人以夏哥之愛姪女也而姪女遂因

其愛而致禍以爲姑母及夏哥憂姪女之歎仄益深而敢尤夏哥邪言已復泣不能仰衆皆酸鼻不能勸亦不能語而姑母更淚承于眶哽咽有聲然姑母之意仍欲携余去省且曰校中已放假余暫回家料量一切省寓無人姪女可往爲我主持此兩使之法也雖舅母盛情然千里之遠需時半月餘姪女質弱似亦不耐勞頓必欲往也曷不暫俟夏兒待渠返若等再共謀之不更佳邪余聞言知姑母之意確指余爲夏哥之人也不覺大赧因目視舅母而待其一言爲斷舅母笑語姑母仍主前說謂甥女獲戾于兄而外出行必以遠庶阿兄聞之而無如之何苟仍留省中旦暮緹騎至禍變益亟矣余意甥女旣決行姑母亦不必再爲強留異時夏少爺歸亦可來任與甥女盤桓也姑母仍不謂然議論未終而家中緹騎大至蓋事已洩矣

燕雁離魂記 第十四章 濟廟日記

四

時。大。哥。三。哥。率。村。人。十。數。輩。勢。洶。洶。入。據。廳。事。而。索。余。大。駭。幾。仆。姑。母。大。怒。曰。孽。畜。安。敢。無。禮。姪。女。姑。從。後。戶。去。我。家。若。兄。雖。惡。我。能。制。之。余。倉。卒。不。及。三。思。才。欲。行。動。而。三。哥。已。入。見。余。大。呼。曰。妹。妹。在。此。于。是。大。哥。亦。入。將。捉。余。余。懼。累。他。人。思。事。已。至。此。避。亦。無。益。則。遂。挺。身。而。出。厲。聲。曰。然。也。我。在。此。此。外。祖。家。我。爲。外。孫。女。固。去。來。自。由。又。何。預。若。曹。事。而。囉。唣。至。此。大。哥。氣。極。冷。笑。曰。好。好。賤。婢。不。識。羞。私。逃。仇。家。此。與。淫。奔。何。異。尙。敢。喋。喋。向。人。邪。余。聞。淫。奔。之。名。憤。激。不。可。言。狀。驚。焉。胸。次。爲。之。大。震。覺。喉。際。微。甘。雙。睛。漆。黑。又。如。火。星。四。逼。昏。憫。不。能。見。物。但。覺。有。物。自。喉。間。湧。出。汨。汨。而。來。不。能。制。止。耳。中。猶。聞。姑。母。哭。曰。孽。障。哉。畜。生。若。妹。嘔。血。矣。噫。暈。矣。……於。時。余。遂。暈。

十二月廿二日

余於昨晨暈去至一日之久及是夜二鼓始醒啓眸而視則舍宇全非已身方居舟中對面坐二人向余而視狀獰惡如將噬人者讀者當不問而知爲大哥與三哥也彼等見余醒相顧作冷笑顧仍不語余余不可復耐卽奮其垂盡之精神大聲曰若曹刦我何住盍放膽告我大哥怒甚兩目生凶光現殷紅色非余拚死相對且震慄欲顫矣大哥纔欲發言而三哥止之微笑曰妹弗多問語未畢大哥卽叱曰若猶以彼爲妹邪三哥又微笑卽淡然曰若弗必問也頃大哥言我家與夫己氏爲仇爲不共戴天之仇而造成此不共戴之仇若其實爲主動之人是不啻若以間接作用借仇人之刃以濺親父之血也依理仇人旣遁便當殺汝以謝亡父以阿母之庇護與同胞之誼未忍出也然此都舊事今不必詳述但道今茲之事若旣承赦宥不自守分作好好改過之女子尙敢興風播浪與仇人通私情於事爲媚

仇於德爲不貞。奴仇無恥。不貞曰淫。淫則敗門。風無恥則破家。破家辱門。狼子野心。我清白門戶。安能容汝匪類。因而鋗之所以示嚴禁。消家禍也。若猶不悛。效鼠竊狗偷之行。作踰垣穴壁之舉。於是明目張膽。隱身仇家。合羣不逞之徒。相爲聯結。跡若居心顯將以隱謀。詭計助仇人以破母家。殺骨肉。狠哉。賤婢悍黠。至此匪我發覺。蚤則若計。真將發現。一家數口盡被夷傷矣。三哥言至此。略一停頓。復戟指罵曰。賤婢聽之。以若罪狀罄竹難書。匪以骨肉便當立時誅殺。今大哥仁德昭垂。猶爲最後之寬縱。將親送若至荒遠之處。任若自由生死耳。余病後初醒。聞茲妄言。直似夢囉。乃不能憤而能笑。笑者憤之極而無可揮發故不期而付之一笑。以稍洩其氣。非故爲冷笑。以示膽壯也。然雖嗤然大笑。而憤究莫洩。於時血症復發。而爲第二次之暈也。

正月初二日

余今何在邪。余之情形又何如邪。此讀者諸君所急欲問者。余今又稍能動彈。且以法辦得紙筆。一息尚存。此寶貴之日記。不可不作。余今又奮其精神。強一爲之。余自爲奸兄所挾。舟行數日。輿行又數日。不知南北東西。遙憶歲時月日。但知彼等伺余病憊昏迷。不省人事。之頃。即舉余身而棄置一處。余醒而有悟。則已身方在一破廟中。門戶不完。牆垣頽廢。佛龕三四。鷄鳴之糞集其下。穢臭難問。其他各處。徧置農具。凡數十大抵。各鄉人所寄存其間者。又有佛像數尊。或敝衣脫履。或損眼毀鼻。胥憔悴淒涼。無有絲毫生趣。足與余之處境相爲伴侶。而守於余旁者。老嫗二人。及中年男婦七八輩。薑湯雜投。撫摩並用。似爲救余性命來者。余不覺慚然低聲曰。嗟夫。余今又安在邪。今日爲何日矣。

此余醒後之情形既而一嫗告余姑娘以今晨來病臥此佛殿上者半日矣今幸已得醒衆皆爲姑娘慶慰自衆揣度姑娘豈爲匪人所害者邪余大駭略一躊躇嫗又曰此間爲湯溪縣東門外鄉間今爲正月初二日也余乃恍然悟及大哥從前嘗偕父至湯溪有所勾當彼自謂此間較熟悉遂乃置找於此者也余此時既不能怒又不能悲但木然僵臥若弗以一毫容心者對於老嫗之間亦概弗置答但急索紙筆將爲書以貽姑母及哥而身體疲憊精神且垂罄矣作數行書卽頭昏眼眩輒擲筆稍臥如是月十數次始得草成摸索身畔原有之大小洋元合計約及十金之數乃未爲奸兄所得眞僥倖也余則盡以畀嫗充薪水之資而惜其致函於郵筒也嫗言此間距城市遠須百里外方得信局余亟曰是郵局非信局信局甚靠不住也嫗似不解而去旣而偕一少年入嫗言爲其子也余僵臥牀上略與點首

少。年。問。姑。娘。有。函。可。交。我。送。去。郵。局。我。母。不。識。事。命。我。來。爲。姑。娘。效。勞。也。言。已。作。強。笑。令。人。不。耐。顧。亦。不。得。已。付。以。書。而。重。託。之。

正月初五日

傷哉。余也。人生薄命之事。至余之處境。可謂極矣。余之遇不堪。至此。余病又日劇。殆不免客死於此。而不意復娶一意外之惡魔。乃日日欺侮凌賤似將立促我於死也。此魔維何。卽前數日假獻殷勤代余寄信之嫗子某甲是也。甲豔余姿色。而其又年長未娶。指余爲天賜美人。特來爲彼作婦者。因時時向嫗聒噪。求其說合。嫗不可。則擲碗丢盆。以相威迫。嫗不得已。試爲余言之。余大驚大駭。至於莫可名狀。非懼甲之不法。慮甲旣甘心作惡。則余之性命關頭之要。爾必不代送。可以斷言也。旣駭且怒。時精神忽爲之一振。厲聲斥嫗不德。嫗無言悉

謾諸其子。子驟入向余作綈笑。瑣瑣致詞。詞極穢鄙。俗余弗能記。余至此更無別法。但安心聽死而已。

元宵

余今者已弗復有生活希望。生活之於人本無何種關係。生之不幸固不如死之爲愈。如余性情本屬達觀。一流則更無所介於懷。特如此慘死於外。而尙不能與夏夫爲最後之訣別。則心中殆不能無恨恨耳。

實則事已至此。即令夏夫知之。復有何益。轉恐益深。夏夫之悲而增其煩苦。則余罪且益深重耳。顧余之心境。有不能不與夏夫得最後之一面。而藉罄我之所不能不言者。此情維何。即爲夏夫對於蕙馨之事。是已余已不幸在勢。不能有何種希望。而又懼夏夫幸福將爲余。

而摧殘。則余卽死而猶不能一日安也。余前函所言。卽重申此意。而盼夏夫來此一覲者。函旣未發。余意遂不得達。而病益轉劇。知失今不言。後更無可言之機。是用強忍。須臾之死。再作此一日之日記。使我死而日記得達於夏夫之前者。庶余心得以稍安耳。

顧前事。如此今後之事。亦安能必成大凡。失意之人。遇事不幸。往往類此。然則日記之能送達。與否。仍爲不可必得之問題。余且死。死而有知。此恨殆遂無消失之期矣。顧以恆理言人。事不能不盡。幸有他軀之較誠實。能幹者來廟視。余因泣告以故。而以日記之重任付之。如領解。余言而爲嚴重之担任。謂無論如何。必令此件得達於府中云。蓋彼已誤此領受。日記之人。爲余家中人也。

夏夫。夏哥。余言今盡於此矣。夫言安能盡。而病勢至此。有欲再言。而不能者。願夏哥沈思。而

審察之苟諒及我重視日記而必欲致之夏哥之前之苦心苦意當必好爲容納毋令果露含冤至於無盡也。

廬父評曰異哉此燕雁離魂記之言情也此書定名當是燕去雁來離魂一樣之意而自兩種日記視之其離魂情況均欲移其疾妬之情爲遜讓之情而不知兩方處境又互於其時慘死於異鄉此情此景是何等離魂情況凡讀此等文字而漠然無動於中者則其人之情性亦不可問矣。

此書先以兩方情妬並列中間爲之綰合作一大段落書末復借二人之境况而互爲情讓以終與前此情妬遙遙相對布局極工蓋惟妬之甚者爲能讓之甚妬與讓皆情之至也乃尋常言情常以妬召禍而此則轉以讓結其慘是又情場之異聞小說之瓶例也。

■快活第廿二期偵探號要目預告

- 留聲機片.....何海鳴
駢枝手印.....姚民哀
偵探博士之三大奇案.....開北徐公定期支票（哈迪生探案之二）.....趙赤羽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冰人.....程小青和尙偵探.....范菊高
香帕.....馬二先生盜犬記.....周毅夫
相片之仇.....張冥飛你是同黨.....唐忍菴
箱中女屍.....張碧梧車墊之針.....洪筱培
黑手黨.....沈井蛙放火.....董笑侯
電車中之偵探術.....徐卓呆

